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七目錄

卽位考

魯十二公書卽位不書卽位 以書卽位爲權正不書爲繼弑辨 隱莊閔僖不書卽位左氏隨事爲說辨 胡傳以爲孔子削黜辨 承國先君書卽位不承國而書者或與之或罪之胡傳說辨 隱非攝左公說辨 成公意公羊說辨 行小惠輕千乘之國穀梁說辨 孔子首絀隱公以明大法胡傳說辨 桓卽位公穀胡氏說辨 定卽位胡氏說辨

書魯不告朔不視朔 閏月公羊謂天無是月穀梁謂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辨 猶朝于廟公羊以爲非禮辨 不視朔公羊以爲有疾以爲自是公無疾不視朔辨

書魯田賦軍旅 丘甲杜解辨 穀梁云丘作甲辨 丘甲乃賦甲兵非賦車乘徒卒胡李毛顧論辨 作三軍公穀復古復正說辨 或謂魯舊二軍今增一或謂魯舊皆三爲二今復爲三辨 舍中軍公羊以三軍爲三卿以諸侯二卿爲復古穀梁謂諸侯一軍舍爲復正辨 用田賦諸家論辨

書魯蒐狩治兵 四時田名公穀異義辨 蒐不言公說辨 大閱大蒐書大非僭辨 穀梁以秋蒐爲正辨

西狩穀梁說辨范注說辨

書告糴不言如諱之若私行公穀說辨不稱使譏魯無蓄譏臧孫私行辨

書肆大眚公羊忌省說穀梁爲葬文姜說辨

錢唐張應昌學

○卽位考

古者卽位之禮其別有四始死則正嗣子之位顧命所謂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既殯則正繼體之位顧命所謂王麻冕黼裳入卽位是也踰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所書公卽位是也三年正踐阼之位舜格于文祖及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也漢以來遵短喪之制廢諒陰之說以日易月則踰年三年卽位之禮不復行大槩於衰絰之中行嗣服之禮矣馬端臨文獻通考○汪德輔纂疏引黃氏翰說語同

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年而後改元書卽位者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卽位者告廟臨羣臣也案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於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於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

則臨羣臣也此即位之禮也呂大圭或問卷十三

凡君没既殯則嗣子於是即位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大夫士三日以顧命考之成王乙丑崩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康王即位魯昭公之喪癸亥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即位穀梁曰殯然後即位說者以喪至之日為始薨蓋喪禮三日而斂故王崩三日而斂則作册度後七日而殯則康王即位昭公喪至則為既斂之來曰後五日而殯則定公即位即位之禮備于初喪康王既受同瑁朝卿士邦君而誥之自稱曰予一人則禮既成矣諸侯亦然然經必踰年而後書者禮雖成猶未正其位康王由賓階隮見諸侯于應門之內也若既踰年則踐阼負扆矣其有故而初禮或廢則踰年雖正位而不書蓋禮不成也凡經不書即位皆以故廢也張大亨五禮例宗

胡傳據高宗諒陰之說引虞商二書以為冢宰攝告廟臨羣臣而人

主不親其事今以朱子之言考之則他事可攝即位不可攝（彙纂案文元年）
嗣君之禮先朝廟明繼祖也出適治朝正君臣也事畢反喪服喪未終也踰年乃改元即位春秋於內稱公於外書爵未踰年於內稱子於外書某子（戴震文集改元即位考）

周禮遭喪時先受命於殯行奠殯之禮故天子十日而殯即十日即位書康王之誥乙丑王崩越癸酉而入即位凡十日是也諸侯五日而殯即五日即位此遭喪禮也至明年改元則於朝正後仍鄭重而行即位之禮而於是史書即位於改元之後此改元即位禮也春秋十二公即位皆從改元書之其有不書者必於弒逆之後但遭喪即位而於改元時不忍又行即位禮則不書如莊閔僖三君皆無即位文者以先君皆被弒故也（毛奇齡屬辭比事記）

蘇氏子瞻以顧命為禮之失顧亭林從而為之辭曰顧命蓋有闕文

焉狄設黼扆綴衣其前皆成王崩之事也其後皆康王踰年即位之事也非柩前即位也其間有闕文焉顧氏之意以爲踰年即位則禮也喪服可釋也可反也柩前即位則非禮也喪服不可釋也不可反也夫喪服釋之反之於始成喪與踰年之喪皆未除喪也有以甚異乎無以甚異乎顧氏之說曰未沒喪不稱君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卒哭而祔今書曰諸侯出廟門俟是既祔之後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書曰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是既葬之後也按公羊傳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未葬稱子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故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天子亦然雖然顧命者布之天下傳之後世者也即位之首稱子以臨可乎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是踰年未葬稱公也昭二十二年夏四月

乙丑天王崩六月葬景王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是已葬未踰年稱王也是故卽位不書子則顧命不得不稱王逆子釗稱子王麻冕黼裳稱王皆禮也孔氏曰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是也廟門之說何疑于旣祔乎蘇氏曰諸侯盍以問疾至者顧氏以爲不然是矣雖然王畿之內非會葬遂無諸侯之至者乎其至者皆領于一伯者也諸侯之說何疑于旣葬乎抑葬祔之說顧氏爲踰年卽位證也而于經有不可通者作謚而葬葬而祔禮也成王三十七年四月崩葬當在十一月葬則舉謚而曰新陟王何與曰命作册度曰御王册命册命者册康王爲天子之命自皇后憑玉几至用荅揚文武之光訓是也書之册而史臣宣之之辭也成王崩卽爲此册遲至一年宣之何歟踰年卽位見于祖廟承先王先公而止陳皇后之命何歟然則顧命之書非踰年卽位之書

也非踰年即位之書則為柩前即位之書無疑矣而何所謂闕文邪三年之禮于高宗諒陰明之踰年之禮于春秋書即位明之柩前之禮于顧命明之然則春秋不書柩前之即位何歟曰始死正嗣子之位全乎子者也三年朝天子見諸侯全乎君者也且位之定久矣故不書踰年即位必朝廟朝廟必改元改元君之首事也故書柩前即位不改元故不書定公即位柩前其書者以改元也 惲敬大雲山房集

○魯十二公書即位不書即位 以書即位為繼正不書為繼弒辨 隱莊閔僖不書即位左氏隨事為說辨 胡傳以為孔子削黜辨 承國先君書即位不承國而書者或與之或罪之胡傳說辨 隱非攝左公說辨 成公意公羊說辨 行小惠輕千乘之國穀梁說辨 孔子首繼隱公以明大法胡傳說辨 桓即位公穀胡氏說辨 定即位胡氏說辨

隱莊閔僖不修即位之禮或讓而不為或痛而不忍或亂而不得國史無可書也賈服之徒以為四公實即位而孔子不書故杜詳辨之

孔穎達疏

隱元年

隱莊閔僖不書即位因舊史之文無他旨也隱以遜桓居攝莊以父弑母出僖閔國危身出復入不備禮即位故不書章如愚羣書考索續集引陳岳

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朱子語類

隱莊閔僖不書即位其餘皆書即位有謂書即位爲繼正者矣以言文成襄昭哀五君可也桓宣定亦可以爲繼正乎有謂不書即位爲繼弑者矣以言閔莊僖三君可也隱亦可以言繼弑乎至於不通則曰隱不書即位桓書即位如其志也或曰承國於先君得書即位以別於上既無所承內復無所受者然以隱莊閔僖爲上無所承內無所受而不書即位可也桓宣定有所承受乎而何以書即位乎至於不通則又以爲著其罪也如其志也夫春秋紀實之書耳豈以書即

位爲貶哉善乎王氏之言曰不書卽位禮之不舉也呂大圭或問卷一
諸侯踰年正月朔日先謁廟以明繼祖還就阼階之位見百官以正
君臣國史因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若春秋書桓文宣成襄昭哀
是也或有故不行卽位禮則不書卽位猶朝廟告朔故書王正月若
春秋書隱莊閔僖是也隱攝君位不行卽位禮莊閔僖以繼弒君不
行卽位禮桓宣亦繼弒君而行卽位禮者躬負篡逆欲自同於遭喪
繼位者以欺天下後世也蓋卽位乃已見羣臣故有所隱避則其禮
可廢朝廟告朔乃新君見祖禰奉王教之始禮不可廢也有以不書
卽位爲夫子所削者蓋由不信左氏之過左氏知魯史有不書之例
而考之不詳於隱公不書卽位曰攝也於莊公不書卽位曰文姜出
故也閔公不書卽位曰亂也僖公不書卽位曰公出故也不舉其大
而舉其細隨事爲說而義不相通故說者得以排之趙汸屬辭

文定以爲上請命於天王內承國於先君而後書卽位上雖不請命於天王內猶承國於先君亦書卽位上旣不請命於天王內又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卽位然則定公何以書卽位乎如謂定公爲權臣所立與桓立同春秋如其卽位之意以罪其無隱先君之心則閔公爲弑君者所立旣立而又不討賊何以不書卽位以比於定邪如謂閔公幼不能自主不得與定同罰則其不書卽位爲罪其不承國於先君邪爲子其有隱先君之心邪如謂罪其不承國於先君則桓宣定皆不承國於先君如謂子其有隱先君之心則不當以季友之立僖與慶父之立閔同其事而不別其義也閔爲弑君者所立僖爲誅弑君之賊者所立同一不書卽位則似於罪之子之之義全無別矣故隱莊閔僖之不卽位當以不修卽位之禮爲斷隱不欲修卽位之禮者也閔不能修卽位之禮者也若莊與僖則不忍修卽位之禮者

也夫子一仍乎舊史而十二君之是非定矣張自超宗朱辨義傳元年

春秋十二公不書即位者四說者謂皆聖人削之然其說可通於此者即不可通於彼於是各爲委曲相就之說而春秋之旨晦矣隱不書即位文定謂内無所承上不請命然竊思之春秋之法固云大公不私然尊君父不敢斥言者亦定理也隱公即有可絀之罪聖人非絀隱公之人若謂聖人作經直以天自處而於此何恤焉亦悖理逆倫之甚矣謂文成襄昭哀五君皆不稟於君而稟於父可從末減義亦未安夫諸侯之位受之王也非受之父也既不稟於王則雖受之於父而亦爲擅立又可從而末減乎既削隱公爲不稟於君父又末減於文成諸君兩端無據矣又謂桓宣定三君繼弑與聞乎故故亦如其常而書即位夫桓宣繼弑君信矣若昭非弑也昭非弑而强使之同乎弑則亦模糊遷就之說也然則十二公或書即位或不書即

位其義果云何曰一從其實而書耳隱之攝而不即位也變例也莊閔僖之繼弑君而不即位也定例也桓宣故踰其例者則以欲自掩其篡弑之實耳若從其例則是自明其篡也然則桓文宣成襄昭定哀八君實嘗即位矣則經亦無容沒其實而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四君實未嘗即位也則經亦不得强而誣之為即位皆從其實而書耳然春秋雖皆從實以書而於文成襄昭哀五君書即位者自有以明傳世繼統之重於莊閔僖三君不書即位者自有以發其狠賊無君之隱於定之六月戊辰而始書即位者自有以見意如强逼專制其君之實聖人之意未嘗不深切而著明也顧棟高大事表引高紫超說○按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皆據實而書此本三傳及杜孔何范楊諸儒之注疏極明白坦易朱子亦主其說顧棟高

隱元年春王正月

左不書卽位攝也杜注假攝君政不修卽位之禮故史不書於策○春秋之例竟時無事乃書首月以記時此下三二月有會盟之事則不得空書首月也正月無事而空書首月者以人君於始年初月必朝廟告朔因卽人君之位以繫臣子之心故君之始年必書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史策之正法也隱公攝行君事雖不卽位而亦改元朝廟與人更始異於常年之正月故史書春王正月見此月公宜卽位而自不卽位也攝政不行卽位之禮公實不卽位史本無可書莊閔僖不書卽位義亦然也孔疏○經於魯隱始事書公盟蔑其卒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而傳曰攝也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事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不欲爲者而孔子加之繆矣隱實爲攝則決不書曰公書爲公則決非攝歐陽脩集○隱公之立如穀梁說則受

之於惠也如左氏公羊說則隱自立也胡氏從左公蓋穀梁於事實未考且左氏直以桓爲太子可見惠公屬意而當時大臣以幼君不可立扳長君而立之也程子劉質夫於此有所未考直從穀梁而謂隱之不書即位無天王之命耳於隱謂無王命不書於莊僖則云無父命不書於事實未協也張洽集傳 ○公羊非也仲子非夫人焉得桓尊而隱卑隱公始立未見有反桓之意何成公意之有使隱公果有讓桓之心則在位十年桓既長矣而命不發及翬有殺桓之謀而不正其罪悠悠然曰將營菟裘則其心未可知也穀梁以爲行小惠非也又以爲輕千乘之國亦未見其實也程端學三傳辨疑 ○未行即位之禮不書即位莊閔僖元年不書即位與此同胡氏安國乃謂孔子首絀隱公以明大法誤矣日講解義 ○不書即位者左氏以爲攝公穀以爲讓而杜

氏預釋之以為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即位此定解也胡傳謂仲尼首絀隱公以明大法故削之義恐未安按胡傳本程子程子曰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為君也夫君行即位之禮則書即位不行則不書孔子安得而筆削之乎集纂案○國君改元必告廟朝正行即位之禮不行此禮則不書春秋不書即位者四皆不行即位禮者行則書不行即不書無有取舍筆削於其間而其義反昭然者如隱被弒而桓即位則桓何必襄仲連殺儲嗣而宜行即位之禮不之怍則亦未嘗非倖竊也此禮也而義存焉必謂史有筆削焉謬矣乃說者謂隱之不書以彰隱賢桓之得書以著桓惡固為不知史例胡氏又曰不稟命天子不承國先君故削之二百四十年列國立君或爭或篡或出或入何嘗一稟命天子至不承先君則桓不承隱宣不承文定不承昭而三君書即位

何也據曰隱之不書仲尼削之則桓之得書將必仲尼褒之矣夫亂賊可褒乎乃自知難通於桓宣即位傳則曰美惡不嫌同詞夫美惡可同是善惡混也夫子作春秋而使善惡混則或褒或貶何所分辨毛奇齡傳○即位者告廟踐阼臨羣臣也行此禮而書於册者不可削也未行此禮而不書於册者不能增也隱將讓國莊閔僖繼故未行即位之禮故舊史無其文也謂上不請命於天子則十二公之所同謂內不承國於先君則桓宣定之書即位不可通矣方苞直解○隱公元年不書即位胡文定謂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爲其上無所承內不稟命也先師高紫超氏曰春秋諸侯不稟命而無承者徧天下而孔子以本國臣子首削隱公之即位以明王法非尊君父不敢斥言之義又謂文成襄昭哀五君皆書即位既誅首惡此後可從末減隱何獨不

幸以春秋之首君而當大罰也至謂聖人作經直以天自處而於此乎何恤焉則尤悖理之甚矣孔穎達據杜氏之說曰隱莊閔僖四君皆實不行卽位之禮或讓而不爲或痛而不忍或亂而不得國史固無所書非行其禮而不書於文也顏氏賈服之徒以爲史書而孔子削之故杜詳辨之觀此則前人謂孔子所削者杜孔既辨之矣不知宋儒何復紛紛多事宗賈服者始於程子而其說暢於東萊文定據以作傳過矣顧棟高大事表卽位篇參五禮源流口號竊注〇不書卽位左以爲攝夫攝者行其事而不居其位之謂若伊之相太甲周之輔成王是也今隱公自稱曰寡人臣民君之天子聘之大國會之小國朝之孰曰非君也者而豈得謂之攝葢隱志在讓桓特殺其禮如後世之元旦免朝賀者故不書也徐庭垣管窺〇古人之攝有二舜君老而攝者也伊尹周公君諒

陰而攝者也共和君在外而攝者也皆不爲君故謂之攝隱既
君魯矣卽授國乎弟亦不過如宋宣公元武宗爾卽自老菟裘
亦不過如趙武靈魏獻文宋高宗爾豈得遂謂之攝豈得遂不
謂之卽位故歐陽之論不可易也十二公不書卽位者四先儒
於繼弑者爲之說曰隱之也而桓宣繼弑又未嘗不書卽位則
又爲之說曰與聞乎弑也數君者旣已然矣則隱公之不書卽
位不得不別爲之說以通之夫史所以傳信也均之卽位或書
或不書是史非實錄也史書之而孔子削之是聖經非實錄也

崔述無聞集〇隱不書卽位傳曰攝也開章第一義便與聖經相戾
傳稱惠公薨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或遂疑惠公
之時桓公已正太子之位隱承父命攝以奉桓審若此則桓爲
君隱爲臣隱攝以奉太子太子立而謂之簒可乎故隱爲攝則

桓不當爲篡桓之立爲篡則隱不當爲攝二者不待辨而明也且亦知攝之爲道乎周公之于成王攝也書稱位冢宰正百工不聞身踐天子之位也其告于天下也必曰周公曰王若曰謂周公承王命云爾不聞發號施令之自已出也隱公當日不嘗身踐魯君之位乎發號施令有不自已出乎國人不儼然稱君公不儼然自稱寡人乎不儼然列于諸侯之會盟而受滕薛之旅見乎若是而謂之攝可乎設惠公時桓公果正太子之位則隱爲篡羽父爲忠桓之立爲反正而春秋誅亂賊隱公其首也然而春秋深惡桓何也曰正其爲篡也以春秋之正桓公爲篡而知桓非太子也桓非太子其爲太子何也曰隱公立之也桓之太子立于隱則桓不宜有國桓不宜有國則隱之欲與桓也爲讓而桓之奪之之爲篡正桓之之爲篡而隱之非攝不待辨而明

矣華學泉疑義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按公羊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穀梁曰成公志也非也辨見前○桓雖簒立歸罪寫氏而用常禮自同於遭喪繼位者亦既實即其位國史依實書之孔疏○史直書其事桓之罪自不可揜胡氏於隱之不書曰不與其爲君於桓之書曰著其罪是前後不一而經旨晦矣湛若水正傳○桓自正其即位之禮如其實書之也桓即位所以飾其弑之不由已也牛運震傳

莊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君弑子不言即位隱之也○穀梁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左云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母以得罪去國猶曰不忍父爲他國所弑其情若何不舉

其大而舉其細非通論也（陸淳纂例）○國亂不行卽位禮耳先儒所謂君弑子不忍也（黃震日鈔）○左說非也夫人孫齊在三月其先必已偕桓之喪歸矣孫在三月則正月在魯何以謂文姜出故邪（徐庭垣管窺）○胡傳謂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春秋絀之亦非也隱莊閔僖外俱書卽位豈皆稟命於王若桓若宣若定豈皆內有所受自當從公穀（彙纂案）

閔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繼弑君不言卽位孰繼繼子般也○穀梁繼弑君不言卽位正也○凡先君遇弑則嗣子廢卽位之禮穀梁之義是也凡繼弑君而行卽位禮非也左氏云不書卽位亂故也國有危難豈妨行禮故知妄也（陸淳纂例引啖助）○公穀謂繼弑君不言卽位啖氏助釋之以爲廢卽位之禮是也朱子謂君不能行卽位之禮

故不書即位其意與公穀互相發明僖不書即位亦同彙纂案

僖元年春王正月

公穀同前○左傳曰不稱公即位公出故也非也去年八月閔公遭弒僖公自邾入爲君至此久矣國內已麤定不應猶以出奔之故不行即位禮也劉敞權衡

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繼正即位正也范甯注繼正謂繼正卒也○文成定即位於未葬之前皆稱公者既踰年也一年不可二君故終年稱子又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雖未葬稱公也高閌集注○周禮五月而葬此時僖尚未葬也僖未葬而即稱公以踰年改元當稱公耳諸傳謂未葬稱子既葬稱公者不然毛奇齡屬辭比事記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穀與桓元年同

成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按經二月葬宣公成亦未葬而卽位同文公之例顧棟高大事表

襄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穀梁繼正卽位正也

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穀梁繼正卽位正也楊士勛疏重發傳者嫌繼子野非正故明之○昭公卽位茅堂胡氏以爲有子野之命此文定內承國於先君而後書卽位之說也然子野以毀而卒未必命昭公大約先君所立世子或所命立之庶子有故如子野之以毀而卒擇其宜立者奉以卽位春秋不以爲罪也故昭公之卽位是當日脩卽位之禮非以必有子野之命而後書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定公制於季氏昭之喪至始得即位故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孫復尊王發微○季氏旣逐其君又廢其嫡嗣而專立其弟定公能執子臧季札之讓逃而去之然後於義爲盡今受位於賊臣偃然自以爲已之所當得書即位而義自見高閌集注家鉉翁詳說○昭公薨至是閱七月矣已越葬期而喪始至而定公始立蓋意如無君不以禮正先君後君之終始逆之緩立之緩也王樵輯傳○胡氏謂昭公之喪癸亥至定之即位在戊辰爲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不知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羣臣已奉公子宋矣非於即位日始定君也吉凶不同日未聞以喪至日即位之禮胡氏又引顧命成王崩在乙丑即於是日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爲不崇朝而定不知翼室之延爲居憂主非即位

也康王即位自在癸酉越崩日巳九日又何嫌乎定之即位越喪六日乎蓋定之即位在戊辰定之爲喪主固在癸亥喪至時也徐庭垣管窺○按癸亥喪至越五日而後即位者王制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自癸亥至戊辰剛五日當殯矣古凡即位必受命於殯行奠殯之禮如顧命三宿三咤授同拜命然後出而即位此諸侯殯禮與嗣君即位之禮俱如是者雖公喪自外來亦無異制祇嗣君遭喪即位原在死後奠殯之頃至踰年改元則於朝正後又再行即位之禮以示更始而今則喪既逾年元亦旋改則但以遭喪即位之禮兼改元即位之禮此亦事勢使然而並無義例於其間矣胡氏謂周書顧命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於是日迎康王於南門之外入室宅憂爲天下主今癸亥喪至戊辰即位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如此則

公子宋先入在喪至壞隤之時此即四日乙丑迎康王以宅憂之先事也若康王即位則自乙丑至丁卯越三日作册自丁卯至癸酉越七日即位凡十日是天子十日而殯殯而即位諸侯五日而殯殯而即位其於禮未有過也今以迎入宅憂之日誤認新君即位之日謬矣毛奇齡傳○杜注所謂殯則嗣子即位者謂即柩前立爲喪主與春秋書即位不同春秋所書即位則行告廟臨羣臣之禮也葉酉究遺○愚按汪氏克寬謂定公爲逐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幸於禍而忘其讐故如其意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非也書即位而罪自見非以書即位爲貶

公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喪至既殯而即位故書日陸淳纂例引啖助○即位不日者必朔也稱戊辰者失朔而實其日也常文也葉適習學記言○凡即位必書正月者以朝正也昭公喪未至

魯國無君故不書正月而書六月卽位與他公繼世者異也趙汸屬辭

○公之喪者昭公也公卽位者定公也一年而書兩公者一年而有二君也定公之元書前公之喪至以爲昭公之終事也喪至五日始書後公之立以爲定公之始事也卽位不日以卽位皆於朔日也定公之卽位不朔變也故謹而日之也癸亥喪至易爲戊辰然後卽位諸侯五日而殯殯而後卽位禮也昭公喪自外來歛事早畢猶用負殯之禮以始死之喪治之是以遲至五日然後卽位非有他也先儒以爲季孫假此相持樹巳援立之恩夫季孫何必遲公之立乃以爲樹恩乎牛運震傳

哀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書魯不告朔不視朔閏月公羊謂天無是月穀梁謂附月之餘爲非禮辨 不視朔日天子不以告朔辨 脩朝于廟公羊以不視朔公羊以爲有疾以爲自是公無疾不視朔辨

周制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謂之告月亦曰告朔因以聽此月之政謂之視朔玉藻謂之聽朔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其歲首行之則謂之朝正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行之以上本邢昺論語疏文公以閏非常月不告但身至廟朝謁故曰猶朝于廟是幸其禮之不盡廢也至十六年書不視朔是并未嘗朝廟汪氏曰春秋書此即聖人愛禮存羊之意公穀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杜氏亦曰可止之辭大失春秋之旨顧棟高五禮源流口號篇注

○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傳釋不朝正于廟也魯自文宣以後告朔朝廟久廢而朝正猶存以其爲三始之正也然歲首公在齊晉多矣闕朝正之禮亦不少矣獨于楚書之者不奔天王之喪而久留以俟楚子之葬屈辱已甚又季氏專國公幾不敢入故穀

梁曰閔公也公羊曰存之係臣民之望也書公在乾侯亦此意又視朔朝廟二禮皆於月朔行之文自六年不視閏朔十六年以疾四不視朔蓋其後是禮寖廢視朔朝廟國之常事常事不書而惟書其失失亦不可勝書存一二以示法而已馬驌左傳辨例

禮記玉藻疏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太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於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按以朝廟爲月祭是也若司尊彝朝享與追享同爲四時之間祀當是大祫之祭數年一行以爲朝廟之祭誤矣江永鄉黨圖考

毛氏說見下

朝朔之禮行于正月則爲朝正行於常月則爲告朔不獨即位改元

而後行之也僖五年傳曰春王正月日南至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爲告朔之禮登臺爲日至之禮皆舊典也至文六年書閏月不告月以閏非常月故闕其禮公之情也十六年書公四月不視朔則公疾故也而魯廢告朔遂自此始然則文以前皆告朔可知也文以後亦非遽廢告朔也至哀公之世而餼羊致慨矣然告朔廢而朝正則十二公行之故襄之篇書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於廟也諸公在外闕朝正之禮者不一也特於其尤甚者存一事以示法且以見在國之未有不朝正也 姜炳璋讀左補義

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左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而受之先受朔乃

朝廟王政尊祖廟私也受於廟者不敢自專也何休注○天子頒朔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於廟所謂禀正朔也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但至廟拜謁而已故曰猶朝于廟陸淳纂例○閏可廢乎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爲附月之餘而非之數也猶朝於廟者幸其不已之辭胡傳○閏者四時之紀綱聖王重之蓋異於常月故閏月則詔王居門終月蓋非閏則四時無以正常月曰告朔而閏曰告月何也朔以所建之辰言之而閏則斗指兩辰之間不得舉所建之辰故不曰朔而以月告焉趙鵬飛經筌○不曰告朔而曰告月或謂以其無中氣也或謂因月之盈虧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書朔而書月愚謂告月即告朔謂之月者以月之一周天而言之也謂之朔者以日月之合朔言之

也閏月雖無中氣而有朔望孰謂閏月而非朔乎公羊以爲天無是月也誤矣穀梁以爲天子不以告朔也亦誤矣呂大圭或問○朝廟爲告月也不告月而朝廟非正也公羊謂不告朔禮也猶朔假廟非禮也非也閏雖無常而政有常安得不告假令閏十二月者必有立春立春之政所當告也穀梁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非也閏月亦有政可得勿告乎劉敞權衡○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月多矣獨此書不告月者是常告也孫復尊王發微○自文公怠棄時政以閏月爲非常月而廢告月之禮漸致其後雖常月亦不告矣此子貢所以欲去告朔之餼羊也黄仲炎通說○閏所以定四時成歲天子以爲月而頒之諸侯不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也公穀謂是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非矣朱子語錄○曰猶朝于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公羊

傳曰曷爲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以幸之之詞而爲甚之之詞也且夫天子諸侯之所爲告朔聽政者以爲爲天歟爲民歟天無是月而民無是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夫東周禮樂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其漸遂至於掃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而杜預以爲雖朝於廟則如勿朝

以俟書循之意亦曲而不通矣東坡文集○於文王在門爲閏禮天子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王之謹乎閏月者如此而諸侯安可不告月哉汪克寬纂疏○告月告朔也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鄭元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於祖廟至月朔則朝於廟告而受行之其告廟之禮則諸侯用特羊論語所云告朔之餼羊是也至告朔畢則即以是日聽視此月之政謂之視朔亦謂之聽朔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是告朔視朔本是兩事文公此時但不告朔而猶視朔至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則并視朔亦亡之矣但此是閏月公穀以爲原可不告朔如喪事不數閏類閏者附月之餘日也則不然閏有氣有候氣候所至雖分屬前後兩月而逐候逐日皆有時政左氏所云時以作事豈可因閏月而并捐之且不聞閏

之為義乎天子遇此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而立於其中以聽此終月之政因作閏字象一王之居門内是閏以此名而反曰閏不告朔謬矣毛奇齡傳○諸侯月朔朝廟告朔畢然後出而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又謂之聽朔是告朔朝廟視朔聽政迥乎不同考文自六年始不告朔然猶朝廟十六年始不視朔告朔當有羊視朔不當有羊故曰告朔之餼羊供羊祖廟專為告朔與視朔無涉令子貢所欲去者告朔之羊也其引文公者此時在定哀之間去文公已遠但以文公為不告朔所始見之經文故引之也又論語稽求篇○閏月不告月者見閏月宜告而不告也猶朝於廟者雖不告月猶朝於廟以見十六年之書四不視朔為併不朝廟也既朝廟何以不告月天子以季冬月頒明年十二月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則朝於廟告而受行之

也不告月而朝於廟者雖朝於廟不告而受行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按公穀意重譏朝廟之非左氏意重譏不告月之失以論語告朔章推之左氏爲長齊召南左傳注疏考證

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左疾也○公羊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穀梁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受於禰廟禮也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巳甚矣○公以疾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杜注○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是幸其禮不盡廢也今又書不視朔是未嘗朝廟聽政禮廢甚矣汪克寬纂疏引杜諤○文公厭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閔會同不與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胡傳○朔不視朝則一月

廢朝可知矣書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以見文公自正月至五月廢朝也黃仲炎通說○謂上曰告臨下曰視閏不告月簡宗廟也四不視朔厭時政也齊履謙統紀○告朔乃諸侯所以奉天子之政令當時諸侯既不稟命於天子而自立又不朝於天子而述職其所以承天子之命而授之民者惟有此耳水木本原之義泯滅而僅存者也文公始廢此禮而不行實有無王之心非特怠於事神治民而已也汪克寬纂疏○齊商人以兵加魯且邀公爲盟公懼爲齊辱託疾使二臣會盟前書陽穀之會後書郪邱之盟其間書四不視朔者公不欲自出耳家鉉翁詳說○左氏以爲有疾公穀以爲無疾其說皆通蓋以疾詐齊耳李廉會通○公託疾不與齊侯盟故四不視朔此後仍視也若如公羊之說何不書始不視朔乎書四不視朔則知其止不視朔者四也非視朔竟廢於文

公時也特自文作俑耳俞臯釋義○若有疾而不視朔何罪而春秋書之惟其無疾而不視朔也故書之今經不書疾而公羊目爲有疾經本責其四不視朔而公羊求之四不視朔之外所謂舍實事而務揣摩者也程端學三傳辨疑○朔王所頒也先告朔尊王也因而朝廟敬祖也由是視朔勤民也其典巨矣四不視朔怠以成習禮將遂廢故書以謹之傳云疾春秋不書疾明怠於政非由疾也御纂直解○公羊云公自是不視朔非也蘇氏轍曰五月書四不視朔則六月視朔矣郝懿行說略○諸儒謂後竟不視朔者亦不盡然觀春秋書四不視朔則前此視朔後此視朔可知孫氏以爲不曰始不視朔或行或廢也卻是自是以後文公或行或廢後君或行或廢至定哀而盡廢故聖人有愛禮之言而朱子推原於前以爲魯自文公始不視朔也張自超宗朱辨義○穀梁注

謂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按自文後視朔之禮亦非盡廢或行或否故至定哀時有司猶不敢去其羊但不行之月爲多故子貢欲去之襄二十九年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傳云釋不朝正於廟也則此時公若在國猶朝正汪永鄉纂圖考

附

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釋不朝正於廟也○凡公之行如則書所如還則書公至今中間復書公在楚者明國之守臣每月以公不朝之故告於廟也每月必告而特於正月釋之者蓋歲之正也月之正也日之正也三始之正嘉禮所重故特顯以通他月也孔疏○如晉而不朝正者常也故不書如楚不朝正非常也故書汪克寬纂疏引陳岳

書魯田賦軍旅丘甲杜解辨　穀梁云丘作丘辨　丘甲乃賦甲兵非賦車乘徒卒胡李毛顧論辨　作三軍

公穀復古復正說辨　或謂魯舊二軍今增一或謂魯舊省
三爲二今復爲三辨　舍中軍公羊以三軍爲三卿以諸侯
二劉爲復古穀梁謂諸侯一　軍舍爲復正辨　用田賦諸家
論辨

賦稅者國之所以治亂也民國之本也取之甚則流亡國必危矣軍
旅者國之所以安危也故志之觀民以定賦量賦以制用於是經之
以文董之以武使文足以經綸武足以禦寇故靜而自保則爲禮樂
之邦動而救亂則爲仁義之師若政弛民困危亡之道也陸淳纂例引啖趙說
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其民擅稅其民先王之稅既足以食矣賦
既足以用矣故不得擅也書益賦益兵罪也劉敞意林
師衆曰軍戰士曰甲田租曰稅田財曰賦趙汸屬辭
初稅畝重賦也作丘甲益兵也重賦則民貧益兵則民疲余懋學蠡測
周制授田以井井九百畝中爲公田八家耕之歲貢其入於上餘私
田得以自食所謂助而不稅其賦兵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

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大率以五百七十六夫而出七十五人以次更調此周制田賦軍旅之大略也自宣十五年初稅畝而田制始壞每邱出一甲士一甸之中凡出四甲士也其始不過欲加賦以足用益兵以備敵至襄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昭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　皆盡征之而獻於公自是公室徒擁虛器於上向之增賦爲三家增之爾公室不得而有也向之益兵爲三家益之爾公不得而役也迨至公徒釋甲執氷而踞向之邱甲以益兵者增一兵適增一敵爾貨子猶聚五千庾向之稅畝以加賦者增一賦適爲季氏蓄一貲爾　顧棟高大事表　○以上兼論田賦軍旅

斂財曰賦斂穀曰稅　史游急就篇

春秋書臧孫辰告糴于齊者譏莊公不節國用一歲不熟而告急于

外也書初稅畝者譏宣公不節國用變成周什一之法至于履畝而稅也書作邱甲者譏成公不節國用至于以邱而出甲也書用田賦者譏哀公不節國用至于用畝而出軍賦也春秋書告者不宜告書初者不宜初書作者不宜作書用者不宜用由是知春秋賦稅之書爲人君節用裕財之訓明矣昔孔子對齊景公之問政不曰政在生財而曰政在節財有若對魯哀公之問年饑不告以生財之術而告之以盍徹又知裕國之術實在乎節用也王十朋梅溪集對策

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或以民賦爲止於兵車以九賦爲諸臣祿田之賦非也稅賦雖一而賦有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賦也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以下此九等之賦也有事則農出一兵甸出一車事已則兵還於農車還於甸雖名爲賦其實使民自爲衛耳有以足軍之用而未有以足國之用也國用有祭祀

賓客喪荒羞服工事幣帛芻秣匪頒好用不取諸民於誰責而供之
於是始助百畝之私以制九等之賦勸九職之任以代九賦之出考
之周禮畿內國中四郊之賦閭師征之野之貢賦縣師征之委人征
薪芻木材獸人鼈人收皮毛筋骨角人斂齒角羽翮丱人收金玉錫
石澤虞取澤材掌葛征絺綌掌炭征灰炭茅蒐凡九職之物皆充邦
賦而公田十一之稅周禮未嘗言之九等之賦亦不言軍旅以一兵
一車之出自有定制自黃帝爲井牧以來未之有改也魯初稅畝公
田之外復履私田之畝而賦尙無恙也至作丘甲則兵車之賦非小
司徒之舊至用田賦則私田之賦亦非復載師之舊矣鄭伯謙太平經國書
初稅畝始什二而稅也作丘甲賦增四分之一也用田賦旣什二而
稅其田又什二而斂其財也孫奕示兒編
夏后氏五十而貢一夫受田五十畝也其後殷人七十畝周人百畝

是三代無無土之人明矣而取民之制不過什一魯至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夫稅畝猶未遠於什一之法而君子譏之丘甲重斂已違什一之制矣而田賦者則實爲後世以田斂錢之始大遠於什一矣秦孝公用商鞅廢井田制阡陌任民所耕不限多少蓋井田受之於公毋得粥賣秦開阡陌遂得賣買又戰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隸役五家兼并之患自兹起陳廷敬午亭集

初稅畝多于十一也用田賦多于稅畝也戴祖啓五渊 ○以上論稅賦

三代以上兵權在王有扈之師六事咸在牧野之戰三卿同出常武之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夫皇父整師尹氏播命程父出征二三大臣參伍職掌則兵無專將將無重權可知春秋書三軍作舍大蒐師師識專兵也程公說分紀

凡步曰卒車曰乘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自荀吳毀車爲行始用步戰然魏舒曰彼徒我車是狄先用卒矣隱之九年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是戎又更先用卒矣襄公二十四年楚子以舟師伐吳此水戰之始至哀公十年吳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又海舟之始也馬驌覽左隨筆○以上論軍旅

宣十五年初稅畝

左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公羊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者九百畝公田居一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盡取焉○公田

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也遂以爲常故曰初杜預○民以食爲本飢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臯陶制法不能使彊不陵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何休○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遂畝什取其一則爲十而取二矣朱子論語注○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爲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爲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

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邱甲用田賦皆宣公啟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胡傳○古井田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各私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耕之以奉其上此殷之助法也即所謂藉也藉之爲言借也借民力爲之而非稅也周制九夫爲井井九百畝分之九夫夫百畝徹取十畝以爲賦而不收餘畝之稅故曰徹田爲糧又曰歲取十千又曰雖周亦助也今旣收十畝之入又履餘畝稅其什一重困農民壞井田之制開厚斂之門自是始矣參黃仲炎通說鄒懿行說畧○書初稅畝一用田賦一通一井言之曰田去公田言之曰畝稅畝者以畝爲率也井九百畝八家各私百畝同養公田公田去廬舍各二畝半計二

十畝則各十畝而已是十一也宣公又履其私田之畝復十取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則十取二自宣公始也田賦者以田爲賦也哀公既以二爲不足故用一井之田可率以斂財物趙汸屬辭○稅畝之說據左氏云穀出不過藉藉借也借民力以耕公田雖出穀以供上而非民田所出名曰藉不名曰稅故曰古者助而不稅然則稅者稅其私田也公羊云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言什一而藉不言稅藉非稅也言什一者天下之中正則履畝而稅非什一也穀梁云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什取一也去公田而履畝什取一則稅畝爲稅其私田又斷可知也三傳本合一公穀云稅畝卽稅其私田之什一公穀之說原不殊於什二之說也朱子所以取杜氏之說蓋據三傳之文合之孟子助而不稅之說爲確而有徵矣顧棟高人事表三傳異同篇

○穀梁傳所謂去公田而履畝十取其一者除去公田之入而後取十一也方苞直解○孟子言三代田制貢助徹三者莫善於助請賦於野行之故復爲言助法之制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非謂周之徹法如此也漢書食貨志直本此以言周制後儒因之若是則周乃百畝而助矣何名爲徹哉惟趙岐孟子注周人徹取十畝以爲賦斯言得之按司馬法云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小司徒亦云九夫爲井據此二文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每夫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入而不收餘畝之稅令於公田之外更稅餘畝之十一故曰稅畝也萬斯大隨筆○彙纂案曰稅畝之說公穀以爲稅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爾杜氏預以爲既取其公田又稅其私田十之一則爲十而取二愚按方氏顧氏所辨甚明三傳非歧

異也或云公穀以稅畝爲廢公田誤也胡傳謂民不竭力于公

田故廢助法此乃胡氏之失也

成元年春作邱甲

左爲齊難故作邱甲○杜云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而魯今使邱出之乎謂邱者

十六井爾甸乃六十四井使邱供甸賦是加四倍之斂魯必不

爲權衡劉敞○作邱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

四邱爲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

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爲齊難作邱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

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李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

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邱所出

十有八人積四邱而具一乘耳今作邱甲者每邱出一甲是一

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昭公時蒐於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爲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以爲邱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胡傳○按甲士三人乃步卒七十二人之帥也每甲士統二十四人故二十五人爲一甲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卒之理故知李靖所考周制詳矣胡氏以爲每甸增二十五人而甸出四甲實一邱出一甲故曰作邱甲其說得實張洽集註○邱甲之說三傳不同公穀謂課邱民自爲甲固非杜氏謂古者四邱爲甸甸出甲士三人今使一邱出一甸之甲一邱之人豈能出一甸之甲雖求多於民亦未若是之甚也案周禮及司馬法四邱爲甸五百七十六夫共出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今作邱甲云者每邱出一甲一甸出四甲而右兵制始壞於此矣家鉉翁詳說○此條惟胡氏得之蓋司馬法舊制四邱出三甲三甲爲七十五人今四邱出四甲四甲爲百人四邱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也如杜氏之說豈有一邱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而使之出一乘之賦哉李廉會通○周制軍賦起於井而成於甸以甸定賦甸四邱也自諸侯不給於征伐而後加賦於民晉有爰田而後作州兵魯初稅畝而後作邱甲趙汸集傳○客曰邱甲之作其益兵之數幾何曰因甸而加四分之一也蓋司馬法四邱爲甸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計一邱十六井出步卒十八人將重車者六人共二十四人甲士在外每二井十六家出三人今邱甲士法一邱供一甲士之步卒三甸增一乘計一邱十六井出步卒二十四人又將重

車八人共三十二人甲士在外每一井八家出二人此爲加四分之一矣曰胡傳因唐李靖對太宗一乘七十五人之言以爲一邱所出十有八人今以爲二十四人何也曰胡氏偶忘將重車之二十五人故有十八人之說其實周制一乘百人已兼將重車者在內不容遺也龔元玠春秋客難○兵制始變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焉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叔向亦謂甲車四千乘其增益於古可知循襲效尤魯作邱甲楚爲乘廣魏爲武士秦爲戎卒古制亡矣張尚瑗左傳折諸引邱濬○何車賦一乘每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卽五伍爲兩也甲士爲長故亦名甲每甸四邱出三甲爲兵車一乘之數作邱甲則一邱出一甲於賦增三之一杜注誤又引王方麓○如杜所說竊疑一百二十八家之中每

家不及數口而老幼羸弱婦女半之顧欲使出兵車一乘其數太多而其增賦亦太驟故先儒以胡氏說爲允汪琬堯峰文鈔○作邱甲者一邱出一甲一甸出四甲也用田賦者邱出牛馬之賦又籍井而取之不待邱也杜氏皆不可從朱鶴齡讀左日鈔○司馬法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人數大法如此意惟大蒐講武如法具備若軍旅會同一車必無此數觀左傳諸言戰處雖云車馳卒奔而車上甲士被傷未聞車下七十二人爲之力救遇險猶待御者下而推車似車徒各自爲戰而徒亦不甚多魯頌極言車徒之盛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是一車徒三十人也鄭注小司徒引司馬法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言出車調發之實數益革車一乘戰士徒卒三十人千乘則士徒三萬人正合魯頌

之數江永羣經補義○邱出一甲於舊制一甸增一甲而杜以為邱出甸賦則宜曰作邱乘不得曰作邱甲矣不書初者增舊額非創新法也高澍然釋經

華學泉春秋疑義曰胡傳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愚按甸出長轂一乘云云此據司馬法一成之賦也愚嘗以此為疑一井凡八家周禮稍人掌邱乘之政邱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共出車一乘鄭康成據司馬法以注周禮改乘為甸然以步卒七十二人計之一百二十八家而出十八人考之周禮司徒司馬之文皆不合周禮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萬二千五百家為

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鄉六軍六遂亦六軍天子鄉遂可得十二軍而制六軍大國三郊三遂可得大軍而制三軍若據司馬法甸出一乘一甸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而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通七十五人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當八萬五千三百家而後足一軍之數天子六鄉不能供一軍六鄉所出兵車之數不能一百四十乘其說不能無疑故先儒謂鄭康成改乘爲甸之謬宋葉文康公著禮經會元詳辨其說以上華氏說　四庫提要駁之曰華氏謂司馬法一甸五百一十二家而出兵車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當八萬五千三百家而後足一軍之數天子六鄉止七萬五千家不能供一軍不知一甸五百一十二家出七十五人此采地出軍之法也每一家卽出一人者鄉遂出軍之法也天子六軍

出自六鄉不出自采地六鄉以七萬五千家而出七萬五千人何忠不足六軍之數學泉混二法而爲一宜其疑也是無庸疑而疑者四庫提要卷三十一

穀梁子曰作爲也邱爲甲也國有農民有工民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邱作甲非正也按邱爲甲則不得言作邱甲矣古謂甲士皆曰甲何休附會穀梁以爲使邱民作鎧亦誤葉夢得公羊穀梁傳讞

○周禮甸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是四邱共出三甲也魯作邱甲胡氏謂邱出一甲者是益三甸而出十二甲益舊數三之一也穀梁云邱作甲則倒經之文而其義遂別恐不可從沈彤春秋左傳小疏○愚按穀梁之說眉山蘇氏從之而葉石林諸人駁之所駁誠是惠半農主穀梁以爲古制甲非民間所造邱甲始於齊桓非古也亦誤以爲魯民造

甲也

邱甲諸書俱無明文惟杜氏引周禮幷司馬法作解似乎可據

然猶有未合者據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

甸則邱者十六井甸者六十四井也而司馬法則云四邑爲邱

邱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

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備具謂之乘馬之法而

周禮小司徒注所引又與此不同且此司馬法者非他即齊景

公時司馬田穰苴所著書也穰苴變齊法改管仲內政並非周

制且其人在昭定之閒成公此時尚未有此法也況出車與出

甲截然不同古賦車之法不傳其散見諸書者大抵鄉遂賦人

都鄙賦車而甲楯諸器則皆官製而官給之如周禮司甲司兵

當出軍時皆須自司馬名曰授兵及其還軍則仍收之官名曰

受兵輸凡弓矢戈楯皆如之則是車是車甲是甲春秋凡出車名曰賦車成二年傳羣臣賦輿襄二十五年傳賦車兵是也出甲謂之授甲受甲昭二十年陳桓子授甲閔二年狄入衛衛人受甲者皆曰使鶴是也未有出車而可名出甲者自春秋之季將變車戰晉魏舒毀車而爲行吳以百行爲萬人帶甲三萬魯三家將作三軍亦願毀其乘以作行兵而行必帶甲如成十八年晉胥童率甲八百以攻郤氏襄二年楚嬰齊率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伐吳國語吳有水犀之甲三千卽宋鄭小國宋景公卒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鄭討西宮之難子孔以其甲與子革子良之甲相爲防守則其時之崇卒而尚甲爲何如者是以管仲作內政首修甲兵其有不足則使有罪者以犀甲鞼盾贖罪而楚蔿掩爲司馬使子木賦甲兵且賦甲楯之數則是列國用

甲各爲定賦而魯以外備齊難亦令賦甲使每邱出甲若干勒以爲制謂之邱甲葢賦以邱爲準如魯定田賦孔子曰以邱足矣亦謂邱有十六井可相準耳其後魯各有甲定十年圍郈以叔孫之甲出於郈門哀十一年齊師伐我有季氏之甲七千皆以足也毛奇齡傳○胡傳據唐大宗兵法謂周制以二十五人爲一甲三甲共七十五人今每邱增一甲二十五人爲百人所增止三分之一未嘗四倍也足辨杜解之誤然而仍未是者魯作邱甲非賦車乘亦非賦徒卒不當以甸乘之制爲解葢賦乘曰賦輿賦徒卒曰起徒役不當曰作甲甲者甲兵在車兵徒卒之外春秋多有之如襄十二年楚司馬蔿掩既數甲兵甲兵之有甲者又賦車兵徒兵甲士之在車者然後賦徒卒以爲甲士車士之役是車有徒卒甲亦有徒卒甲士衣甲徒卒不衣甲清之戰

季氏之甲七千此衣甲者也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此不衣甲者也古甲衣以鐵以皮徒卒之衣則以袍以纊詩咏同袍傳言挾纊是也合袍與纊皆以帛組紩之故楚有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者漆皮而紩之被練者絜練而組之甲士少故三百徒卒多故三千也是甲與車乘與徒卒絕不相干惟所謂邱甲者一邱出若干甲今不可考耳又經問○成元年作邱甲哀十二年用田賦杜氏兩註馬牛之數前後自相違戾具見李氏兼辨論中見下條李氏特取文定之說曰作邱甲者每邱出一甲士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杜氏以爲邱出甸賦加四倍者非是用田賦者往時田主出粟而賦則取於商賈之里廛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於田上征之蓋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若漢家收田賦泉以補車馬亦其遺意杜

氏以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者非是因謂司馬法所云甸出一乘者其實止出一乘之人一切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此論可破千古之惑或以周禮小司徒及鄉師遂師俱有六畜車輦旗鼓兵器飾而至之文疑此言與之相悖不然也周禮出於王莽時好爲繁重碎密之制傅會司馬法非周制之本然也夫信周禮不若信左傳信左傳尤不若信詩書攷左氏傳鄭莊伐許授兵太宮有爭車之事晉惠公禦秦師乘小駟鄭入也則車馬皆出自上可知矣衞懿公與狄戰國人受甲鄭子産授兵登陴楚武王授師孑以伐隨則甲仗兵器皆出自上可知矣夫以六十四井之地需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則必廬井溝洫之外別有牧地圭伯亞旅而外別有圉人築場納稼之餘別煩芻茭且或秣飼不時或致臨事倒斃不大敗乃公事乎

不特此也果其馬牛車輦皆出民間公家可以不煩畜馬而衞風有駛牝三千魯頌有駉駉牡馬豈反不以備戰陣而止以供遊觀乎且其制當自周初已定武王克商當云歸馬於民間還牛羊於卒伍可矣何云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此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且卽周禮一書亦自相矛盾旣云牛馬供於邱甸矣而大司馬校人之職復云掌王之六馬十二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大司徒牛人又云軍旅供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與左傳授甲授兵正相類可見周禮一書有眞有僞也余因文定與李氏之說爲衡定之曰初稅畝加稅也作邱甲益兵也用田賦備車馬也春秋當日之情瞭然矣顧棟高大事表○愚按毛氏辨胡傳謂作邱甲非賦車乘與徒卒不當以甸乘之制爲解而解爲賦甲兵係在車兵徒卒之外顧氏又詳加攷論參

胡傳與李氏廉說斷爲益兵而援据證明民閒但增兵授甲仍自上尤爲顯確精覈可以折衷前儒之舊說矣

襄十一年春作三軍

左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傳云各征其軍杜注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言軍之家屬者丁壯從軍家無所稅其家屬不入軍者乃稅之傳言三子各毀其乘蓋前此民皆屬公非征役不屬三子三子但自以其邑之民爲已之車乘耳今三分公室故各自壞舊時車乘部伍以足成三軍是盡廢舊軍而改作故云作也孔疏○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名同而實

異周禮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五州爲鄉計一萬二千五百家一軍計一萬二千五百人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季氏之作三軍則異於是以魯國屬公之民皆分爲三其一軍不止一萬二千五百家也役令之丁也邑令賦稅也季氏使所分得國內三分有一之人以其役與邑皆來入季氏者則無公征若不以役邑入季氏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害以驅民使入已耳民畏倍征盡歸季氏所分得者無一入公叔孫氏使子弟盡爲臣而以父兄歸公孟氏又於子弟之中止取其半分半歸公三家所得各以父兄子弟分爲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氏取二分以二分歸公孟氏取一分而以三分歸公蓋分國民爲十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又○襄十四年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國成千

乘之國也謂滿千乘則爲成國是公侯之封也案千乘之賦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則是過千乘云不過千乘者其地雖過其兵賦唯千乘故論語注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天子諸侯兵賦皆出鄉遂計地出軍禮記坊記正義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一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凡出軍皆據六鄉爲數故伍則一比兩則一閭卒則一族旅則一黨師則一州軍則一鄉家皆出一人如六卿之數也王六卿之數也大國三卿故三軍次國二卿故二軍小國一卿故一軍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則諸侯之大者三軍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周六軍之見於經也春秋傳曰王使虢公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于傳也然而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蓋六

鄉爲正軍六遂爲副倅至於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亦莫不然攷之魯頌云公徒三萬此大國三軍之數也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則推民之勇者爲之矣此軍與將之數也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周禮注疏○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強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爲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爲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

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邱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春秋書其作舍以見兵權去公室所以君弱臣强也胡傳○制國分民之說左氏得之而正義尤詳胡氏亦從之惟杜氏以為魯舊二軍今增立中軍為三軍胡氏以為魯本有三軍今不過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故謂之作耳此處小不合李廉會通○周禮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蓋天子六軍而將之以六卿大國三軍而將之以三卿周三等之國以地言之公侯百里大國也伯七十里次國也子男五十里小國也軍之多寡係地之廣狹而公侯之田皆百里則皆三軍矣魯於周

為侯而地方百里頌稱公徒三萬此大國三軍之數也魯三軍蓋變於僖公之後至襄而復作至昭而又舍也陳祥道禮書 ○費誓稱魯人三郊三遂說者謂大國三軍故三郊三遂則三軍魯之舊也何以謂之作蓋前此民皆屬公故車曰公車徒曰公徒屬有侵伐之事諸卿遞將不一其權是魯之三軍也至是襄公幼弱政歸季氏遂分國民為三三家各有其一是以謂之作作者不宜作也亂王制弱公室故謹書之解義日講 ○魯頌公徒三萬鄭箋以為舉成數而言費誓三郊三遂說者亦以為大國三軍故胡傳以三軍為魯之舊也考伯禽受封為東方望國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則舊有三軍向何疑乎彙纂 ○往前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為己之私乘如子産出兵車十七乘之類是其私家車乘也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已有不須更立私乘故

三子各自毀壞舊時車乘部伍以足成三軍也陳宗之備攷○一作一舍乃軍賦非軍制也春秋有軍賦有田賦田賦者謂分田而以賦出軍軍賦者謂立軍而以軍定賦魯有三鄉三郊三遂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家出一人爲軍故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由三鄉至三郊由三郊至三遂凡民之力役賦稅皆出於此有鄉則有田有田則有賦有軍則有丁有丁則有役魯三家之各征其軍也三分於前四分於後皆盡征之而貢於公由是魯之民皆三家之民魯之賦皆三家之賦而魯自襄昭以後其君皆爲託食之君矣惠士奇春秋說○問春秋作三軍而左傳云三子各毀其乘此自毀其私家之乘以足公乘乎抑如吳晉法毀車爲行改車法而爲徹行乎曰軍與乘不同古以車戰曰乘以步戰曰行故周禮征軍之法則曰作衆庶起徒役皆以人言而春秋征車之

法則曰賦車賦輿皆以乘言左傳有崇車崇卒之分車兵崇車
卒兵崇卒截然兩分今曰作三軍是崇卒而賦人者若毀乘而
仍作乘則不毀乘矣不毀乘不崇卒矣是以春秋有甲兵有車
兵有徒卒原是三等而此時漸入戰國正當毀車爲行之際故
三家亦作三軍以賦人立軍法漢五行志所云魯作三軍季氏
欲專其人者是也觀左傳記三子毀乘皆以臣其父老子弟使
作徒役爲言此可驗耳毛奇齡經問○魯大國宜有三軍而至是云
始作者其時車戰稍壞值毀軍爲行之候將征人以充步士又
舊制征軍之法天子六鄉征六軍諸侯三鄉征三軍周禮萬二
千五百家爲鄉即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每一家征一人故一鄉
爲一軍凡三軍共三萬七千五百家皆公家自征之臨師則但
以三卿帥其軍而征人與征稅皆不與焉至是季氏作三軍使

三家分征之傳所謂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是也又變車乘而為行列因各自毀其私家之乘盡以益之使私家之乘之人令其餘徒役如羨卒餘子之類皆入之為軍而并邑稅亦盡征入已而不貢之公惟叔孫則臣其徒役子弟使皆為軍而邑稅仍還公家孟氏則并徒役子弟亦但臣其半入軍而半還之公毛奇齡傳○分國民為十二季氏取四孟氏取四之一叔孫氏取四之二如此則叔孟豈能各備一軍而公徒之五豈肯聽其不從征役乎蓋作三軍乃季氏自為一軍叔孟共為一軍公徒為中軍惟公徒為中軍故後復毀之而三家共分其民也顧棟高大事表引方苞說

○說者謂古者寓兵於農井田既廢兵農始分其實不然春秋時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高子各帥五鄉是齊之三

軍悉出近國都之十五鄉而野鄙之農不與也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積而至于一鄉二千家旅二千人十五鄉三萬人爲三軍是此十五鄉者家有一兵其中有賢能者有升選法故謂之士鄉別於農也農處野鄙別爲五鄙之法專治田供稅更不使爲兵農恆爲農不隸師旅又如晉之始惟一軍其後二軍三軍五軍六軍迭改復以新軍無帥又改三軍意其爲兵必有素定之兵籍素隸之軍帥軍之增也以地廣人多其增而復損也當是除其軍籍俾之歸農若兵盡出于農則農民固在何必隨時改易軍制哉隨武子云楚國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是農不從軍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之半歸公而取其子弟之半叔孫氏盡取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

老者也皆其素在兵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謂民之爲兵者盡屬三家聽其貢獻於公也若農民田稅自歸於君故哀公云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能使通國之農兵田稅皆屬之已哉魯君無民非無民也無爲兵之民耳江永羣經補義○春秋書作皆改作之作非創作之作案費誓云三郊三遂魯有三軍舊矣閟宮詩云公徒三萬隸於公亦舊矣從胡傳至是唯中軍隸公二軍並隸三家於舊制名存實改故曰作或以爲分隸三家則中軍當屬季其後舍中軍豈肯自毀以肥二子乎知是時中軍當屬公也卽據傳云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則季專一軍也叔孫臣其子弟孟叉半之勢不能各成一軍則孟叔共一軍也其所遺叔之半孟四分之三並隸於公

則公室尚備一軍也逮昭五年舍中軍於是隸於公者亦歸三家為左師右師而三軍變為二軍矣是作三軍志君臣分民之始舍中軍志公無民之始以所舍證作而知中軍屬公以所作證舍而知中軍并二此魯軍本末也春秋書法改舊曰作未有訓創者如云魯只二軍今增一則宜書立中軍云魯舊有三為二今復為三則宜書復三軍而書作均非事實故為改作之作也高澍然釋經○杜范兩注皆謂魯本二軍非也周禮大國三軍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魯實三軍此時之作乃廢公家之三軍以成三家之私耳昭五年舍中軍公羊以為復古穀梁以為復正皆不知事實孔疏作三軍卑公室之漸舍中軍卑公室之極崔應榴吾亦廬稿○費誓魯人三郊三遂是舊有三軍之證梁履繩補釋

○春秋作三軍乃三家欲專公室之民而為三通一國之民分

爲三耳與周禮大國三軍無涉而公穀以爲復古復正以權臣擅國之事指爲復古反正謬矣王鳴盛周禮軍賦說○公羊云三軍者三卿也注疏謂襄公立中軍之官非也如此則所謂作三軍者不過增置一官即當增置一軍邪軍不增而增將義何所取乎○何休譏左氏以爲舍公室殊失左氏意左傳云三分公室謂三家專兵卑公室也左傳疏引鄭元箴膏肓○愚按杜注謂魯本止上下二軍皆屬公有事三卿更帥之季氏欲專其民人增立中軍孔疏釋之以昭五年所舍即此年所立故知舊是二軍今乃增立然禮載周公封地方七百里必有三軍詩頌僖公公徒三萬鄭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舉成數則僖之世亦三軍矣因疑自文以後霸令軍多貢重減爲二軍耳彙纂並存其說方望溪毛大可從之然於經傳無據王氏鳴盛崔氏應榴高氏澍

然駁之是高說訓爲改作尤得事實○金氏榜說見用田賦

國語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衞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供從者猶懼有討若爲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叔孫豹所論天子諸侯軍制國語載之可以見周之遺法所謂天子作師者言天子之六軍也元侯作師者言牧伯之三軍也公上公二伯也天子六軍將有征則以二伯爲之將故曰公帥之以征不德卿牧伯之三卿也元侯三軍將有征則各有天子之命以其卿爲之將故曰卿帥之以承天子自非牧伯皆不得有師但教民以衞其境則四時之田是也若牧伯出征則以其卿帥

從之故曰帥教衞以贊元侯自伯而下皆無與軍則以其共元侯之賦而已季氏欲作三軍而豹以是爲言葢以魯非方伯也作三軍事三家言之皆不詳惟豹之言有證而左氏不載葉夢得春秋攷

○周禮大司馬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後之言軍制者本此然以經傳考之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侯國不得有軍國語叔孫穆子云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韋注師謂三軍之衆公謂諸侯爲王卿士者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元侯大國之君也師三軍之衆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承天子謂從王師征不義也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衞以贊元侯諸侯謂次國之君也有卿有命卿也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無軍無三軍也若元侯有事則令卿帥其所教武衞之士以佐元侯伯子男有大夫無卿無命卿也帥賦以從諸侯賦國中兵車甲士從大國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以上見魯語周衰下犯上強陵弱侯國於是乎有軍莊十六年僖王

命曲沃伯以一軍爲諸侯逌五霸興齊管仲作內政而寄軍令制國以爲三軍晉獻公作二軍文公作三軍尋作五軍景公作六軍厲公悼公有四軍魯襄公十一年季武子作三軍夫使大國三軍果周公之制則齊晉魯皆大國齊何以至桓公晉何以至文公魯何以至襄公始作三軍乎今考周禮小司徒大司馬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管子之軌里連鄉也井邑邱甸縣都之法魯之邱甲鄭之邱賦也春秋時征伐自諸侯出故各國所創之制不同周禮乃秦漢以後網羅摭拾之書非盡周制且薈萃爲之故不覺有矛盾爾論語子行三軍則誰與蓋就其時之言非言周制也楊椿孟鄰堂集與齊次風論周禮書又周禮考序二篇參○愚按有周大國三軍之制皆本周禮爲說前儒相因已久而據春秋外傳魯叔孫語則大歧異周禮乃漢代雜采之編前人固有疑其書者外傳與

內傳同時之書紀載可憑可補左傳之闕石林葉氏攻以爲誣近儒楊氏更援据攷辨西周軍制及東周列國之變制以證侯國有軍非古以明周禮之不足據實爲確徵足破千古之蔽並存之

昭五年春舍中軍

左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初作三軍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而隨時獻公公室彌卑矣初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惟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也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孟孫而已獨取其半爲專已甚又擇取善

者是尊之極矣廢中軍之後上下二軍分爲左右師見哀十一年傳孔疏○襄二十九年享范獻子公臣不能具三耦則公室已無民矣今季孫復舍中軍以國民四分之而已取其半非獨欲弱公室亦欲乘叔孫婼之未定其位弱仲叔二家而彊已也經書舍中軍而不言其故至十年伐莒列書三卿比事以觀而罪自見矣公羊以爲復古穀梁以爲復正非也汪克寬纂疏○葢公徒爲中軍故毀之而盡入於三家也自是魯國兵權悉歸季氏四分公室三子各一力常不足季氏得二則沛乎有餘故後此二家亦爲役屬而不能抗也方苞直解○前此三分公室今舍中軍而爲二軍則中分魯國季獨有其半孟叔共有其半季又擇膏腴繁盛者自予而以磽瘠彫敝者予二家并二家所有亦爲季奪於是二家亦無以歸公而盡取之也其弊實作俑於霸國晉徵

諸侯之賦而自以貢賦納於王故宿亦效尤四分公室而各以貢賦納於公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公羊曰三軍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舍中軍復古也按魯卿有四五不止三也穀梁曰諸侯一軍三軍非正也舍中軍貴復正也按國有小大軍制異焉而但云一軍無此理陸淳辨疑引趙匡○經書舍中軍而不言其故至十年伐莒則書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哀二年伐邾又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則三家各將一軍叔弓則佐季孫而別將四分取二其事瞭然矣公羊以爲復古穀梁以爲復正非也朱朝瑛畧記○杜預云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誤也請之戰季氏爲左師孟叔爲右師則謂三家各一軍非矣顧棟高杜注正譌○

邵氏曰舍中軍毀三而爲四也此季孫之志也故不曰作四軍

而曰舍中軍中軍季孫之所有也中軍既舍則其勢不得不二不得不二則不得不四此季孫之志也顧炎武杜解補正○觀下言四分公室則廢中軍之後上下二軍分爲四矣本自明白注直可刪朱鶴齡讀左日鈔○初作三軍以三分屬公七分屬私者爲上下二軍屬公者爲中軍是增一軍而二軍皆動故云作三軍此則惟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而已其上下二軍如故也故云舍中軍作三軍者卑公室之漸舍中軍者卑公室之極葉酉究遺○魯作三軍舍中軍說者據傳文謂魯國盡爲三桓所分而魯君無復尺土一民之有夫使魯國果盡屬於三桓則當時三桓之外魯之大夫尚多若叔氏臧氏施氏郈氏叔仲氏東門氏之屬其祿皆於何取之蓋三桓所分者鄉遂至於都鄙之地固自若也若者鄉遂之地君所自奉謂之公室故曰三分公室曰四分公室

明郰遂以外魯之國自若也故臧氏之邑在防武仲出奔仍入據防而請後是諸大夫之采邑未皆歸三桓也不但大夫之采邑然也郈鄙之中亦有公邑仍為公有故季武子取卞曰卞人將叛既取之矣故告襄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是季氏未取卞以前卞仍屬於魯君也後人不達古人鄉遂都鄙之制遂謂通國盡屬三桓誤矣崔述考古續說〇萬氏說見季氏專魯門又見內卿並將門昭十役莒

哀十二年春用田賦

左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〇公羊譏始用田賦也何注田一井之田也賦者斂取其財物也用田賦

者若今斂民錢以田爲率也○穀梁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以田多少出軍賦也陸淳纂例○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爲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爲急而增賦遏作不使末業者幸而免也今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爲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胡傳○賦有二有軍賦有財賦四邱爲甸甸出革車一乘此軍賦也周禮九賦之法此財賦也二者皆賦於民故均謂之賦所謂用田賦者恐是計田而出財賦耳孔子謂計邱而出軍賦矣則不應計田而又出財賦也呂大圭○陳君舉謂以邱賦或問

一乘爲未足又以田賦之田賦之者家出一人以爲兵然古者
甸出革車一乘是五百七十六夫而出七十五人今受田者皆
出一人爲兵比古七倍何至如此賈逵以爲周制十六井賦戎
馬一匹牛三頭今使一井之田出十六井之賦是多於常賦十
六倍於理亦未宜然呂大圭又○按葉氏酉日陳說主於益兵與傳貪冒無厭之語不合徐氏庭垣曰魯
既賦兵於田又加取財賦故夫子曰歛從其薄謂益財非益兵也以爲邱賦一乘未足又田賦家一人爲兵者誤○禹
貢厥賦厥田不同周禮九府歛財賄太府以其入待用謂之財
賄賦非出於田明矣魯既有諸賦復使出於田是三農九穀之
地亦歛其財賄也是時城築無虛歲兵行無甯日强吳來索百
牢無厭之求無節之奉厲民不顧矣洪咨夔春秋說○杜氏以爲邱賦
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别其田及家財各爲
一賦則是邱出馬二匹牛六頭也然杜氏於作邱甲條內已曰

邱出甸賦是一邱十六井已出馬四匹牛十二頭矣安得復以爲出馬一匹牛三頭乎此前後自相戾也況家財有無難均何得別之斯不如胡氏用國語孔子對冉有之言大率以爲田主出粟而賦則取於商賈之里廛今魯以商賈所當出之賦而令農民出之非古人重本抑末之意呂氏亦曰古者田出租里出賦葢收廛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若漢家收田賦泉以補車馬亦其遺意也録此賦止里廛出之而今賦於田土故譏之耳然則司馬法所謂甸出一乘者其止出一乘之人歟觀傳所載多臨事而始授以甲授以車則知馬牛車乘決非邱甸所出也何氏說近之陳氏非是李廉會通○古者田無稅家有賦先王未嘗以田爲賦稅也故周禮止曰夫家之征葢民所受田乃上之田也借民耕之爾何賦稅之有履畝爲稅用田爲賦始於二君敬溪講義

○宣公稅畝首壞井田什一之法則賦民之財非古矣成公邱甲賦民之力非古矣至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竭矣吳澂纂言○趙氏汸說見前初稅畝○此是計田斂民財充軍國之用非以商賈所當出之賦令農民代出之如季氏困農民而寬商賈之謂也姜寶事義全考○田賦之說杜預范甯皆云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其田及家財各出此賦則是比先王之制加倍不翅矣況家財有無難均說未可信要之賦之本義專爲出軍計邱而出兵車賦之常法今計田而出故曰田賦蓋春秋諸侯會盟禮繁兵戎事廣不能復守先王之籍故魯用不足則初稅畝益兵則作邱甲至哀公遠事彊吳事充政重二猶不足復用田賦蓋託以軍用加斂於田計田而出貨財也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大約稅畝多乎什一田賦又多乎稅畝矣稅

畝私田始有征也田賦私田又加征也 解義日講 ○魯語曰季康子欲以田賦子謂冉有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 注其歲有軍旅之歲缶庾也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稯 五經異義周禮說有軍旅之歲一井百畝之賦出禾六百四十斛秉芻一百六十斗釜米十六斗謂此田賦也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有事然後取其賦伯禽征淮夷芻茭餱糧郊遂峙之田賦之法也今魯無軍旅之歲亦一切取之厲民甚矣稅畝本無其制故言初田賦本有其制特不宜非時用之故言用傳例曰用者不宜用也孔穎

森公羊通義 ○先鄭謂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 謂地稅也後鄭云賦口率出泉謂夫布也二者古皆謂之賦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

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此入貢與夫布閭師以時徵之通謂之賦是賦者歲入之總名也國語曰先王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載師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所謂砥其遠邇也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所謂議其老幼也周人任民令賦其制如此俗儒或疑口率出泉之非古以春秋傳考之襄十一年季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昭五年舍中軍四

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魯哀公謂有
若曰二吾猶不足是國之田賦公室猶自徵之所謂分公室者
謂分其民衆耳征其父兄子弟即周官自七尺以及六十六尺
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是也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
又云盡征之而貢於公即周官所歛夫布是也孟子有力役之
政謂周官無口賦者由其不知古金榜禮箋○公穀云公田什一今
田賦多取過於什一爲非正夫公田多取此在宣公初稅畝時
已逾什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以什二之征在前時不在此
時也且此是田稅不是田賦故前漢志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
以足食賦以足兵宣公初稅畝此是加稅哀公用田賦此是加
賦毛奇齡傳○用者不宜用也用田賦者不以邱爲賦以田爲賦也
古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出馬一匹牛三頭謂之邱賦今於

邱賦之外又征馬一匹牛三頭謂之田賦是加賦也此毛西河說毛氏又曰公穀不知田賦爲何賦乃曰公田什一田賦多于什一爲非正此誤以稅爲賦也若賈逵謂一井之中出一邱之賦則一邱十六井將出賦十六倍恐無是理牛運震傳

司馬法邱出牛三頭馬一匹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此卽春秋所謂田賦歟古者馬牛車輦皆謂之賦魯使邱甸出之重傷民力故春秋書之曰用田賦何以知之以未用田賦之時知之三軍作而三子各毀其乘如依司馬法則乘者甸之出也奚爲毀之以是知甸出車一乘之說非古也自魯用田賦始也自魯用田賦列國皆然名爲乘馬邱牛其實賦車籍馬司馬法所謂民出軍賦者卽春秋之田賦也何休曰若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愚謂以田爲率乃稅畝非田賦也有稅有賦稅以足

食賦以足軍論語治賦孔安國亦謂之兵賦然則用田賦者以田賦出兵司馬法本諸此始自春秋之末行於戰國之時以爲古法則非也古者太宰有芻秣之式太府以四郊之賦待之則牛馬不出於邱明矣惠士奇禮說○賦謂軍賦曰用田賦明非田所賦也蓋古者稅賦皆取諸公田故於宣之籍畝而稅曰稅畝則知古不稅民畝也於哀之率田而賦曰用田賦則知古不賦民田也然則周官牛馬車輦兵器登於族師遂師簡於鄉師遂人作於縣師稍人比於小司徒者非田賦歟曰此藏諸民非賦於國者加守望不能少兵器力役不能少牛馬車輦鄉遂爲親民之官故兼治之不然何以或曰牛馬或曰六畜牛馬六畜之二餘與軍賦何涉而縣師稍人作之輒指曰其豈非藏諸民而非賦於國者邪然則軍賦何所出歟曰此計一甸之公田所入積而至於千乘萬乘耳觀左傳載楚蔿

施爲司馬量人修賦既曰量入以修則下賦車籍馬甲楯之數皆取給於所入可知而何疑周制邪作邱甲爲益兵益兵則增乘一甸增一甲三甸增三乘而不書作邱賦是亦賦不出於民之證也至是用田賦者公田之賦不足以副所益之甲乃勢之必至舊解之誤由以司馬穰苴爲周制穰苴齊人其法實本管子乘馬篇方六里似八誤爲六爲一乘之也一乘者四馬也云云而益以一邱三牛故一乘之牛十有二頭盛行於戰國其實非周制也從惠氏士奇說且如舊說則周用田賦久矣今有增於舊當書曰增田賦而曰用田賦明前此未嘗用田以賦也何疑焉高澍然釋經○愚按諸說紛紜不一要而言之賦爲軍賦無疑也當如先儒所論斂民財以供車賦非使民出車馬器械也或據周禮鄉遂縣稍之文或據司馬法乘馬邱牛之文以爲民間備具殊不知周禮多漢儒

雜僞司馬穰苴法乃戰國策謀均不足以證定周魯法制也惟顧氏參定胡氏李氏說得之見前作邱甲條下惠氏亦本周禮司馬法而參變其說高氏從之今附采而折衷於顧氏焉至於外傳所云藉田以力自是專言藉田之制所云賦里以入自是專言里廛之賦所云任力以夫自是專言力役之征蓋魯用田賦而里廛之賦固在非以商賈當出之賦令農人代出也李氏廉說小誤姜氏寶辨之是

○書魯蒐狩治兵 四時田名公穀異義辨 蒐不言公說辨 大閱大蒐書大非僭辨 穀梁以秋蒐爲正辨 西狩穀梁說辨范注說辨

穀梁傳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四時之田用三焉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桓四年○又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質椹也槷魚列反門中臬舊或爲樹

毛云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流旁握謂車兩轊頭各去門邊容握握四寸也轚古帝反挂也轚挂則不得入

也

門市軌塵塵不出轍馬候蹄發足相應遲疾相投揜禽旅揜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昭八年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桓六年何休注

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爾雅周禮並同桓四年公羊傳曰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既與禮異又復夏時不田穀梁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亦與禮異邱明獨與禮合白虎通義因穀梁爲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上以共宗廟下以簡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

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按苗非懷任之名何云擇去懷任秋獸盡皆不瘦何云蒐索取肥義實不通故先儒皆依周禮左傳爾雅之文隱五年孔疏

四時曷爲必田狩春教振旅辨鼓鐸火弊以獻社夏教茇舍辨號名車弊以獻礿秋教治兵辨旗物羅弊以獻祊冬教大閱總軍實徒弊以獻烝四時之田事殊名異春以閱武擇材故以蒐爲稱夏以爲苗除害故以苗爲名秋則順天時以殺物故以獮爲義冬則困守禽獸以習戰故以狩爲目劉敞傳陸淳纂例叅

春秋時蒐有二有因時而蒐有因事而蒐臧僖伯所言是因時而蒐如僖二十七年晉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三十一年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盾爲卿文六年蒐于夷舍二軍陽處父改蒐于董易中軍此類皆因事而蒐也立一將舉一事必因蒐而後舉者古者車

徒卒伍無事之時散處田野郊甸之間事不能以盡知惟蒐時農民畢集因蒐而舉欲使衆知是與衆共之之意也又寓辨等列順少長之禮在其間非徒耀武也自秦以來三時皆廢止於秋時講武論者遂謂古制三時務農一時敎戰非也呂祖謙左傳續說隱五年

春秋傳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是天子諸侯有四時田獵之禮大夫士不與焉故鄭豐卷將祭請田而子產止之陳祥道禮書

蒐狩合禮者常事不書非時越禮則書陸淳纂例引啖助

天子諸侯四時必田者講武經而教民戰也豈徒肆盤游逐禽獸而已哉禽獸多則五穀傷不可不捕也故因田以捕之上供宗廟之鮮下除稼穡之害故田必以時殺必由禮田不以時謂之荒殺不由禮謂之暴惟荒也妨於農惟暴也殄於物此聖人之深戒孫復尊王發微

戎祀國之大事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

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見羽旄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 胡傳桓六年

昭公時三書蒐非時非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蒐禮在於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納民於軌物非馳射擊刺之末矣今魯國其君設兩觀乘大輅其臣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其宰據大都執國命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 又昭二十二年

古者蒐苗獮狩各以時候農隙講行之春秋諸侯日儆於征伐蒐狩之事雖未必盡廢然疆埸有難朝不及夕何暇於待時王綱弛墜僭逼日甚何暇於顧禮故有師次而治兵者有非時而大閱者 沈棐比事

書蒐五皆在昭定之間以為譏失時僭禮者淺矣昭公時國柄專於季氏定公時國柄移於陽虎故昭公之蒐三定公之蒐二特書於春

秋聖人之意以爲當二公時君不得有其國而奪於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制於陪臣各恃兵威以爲强終致於不可制馭錄此者傷二君之削弱疾二臣之强横也自古背叛之臣其初未嘗不收攬兵權盡歸於已待其威聲足以陵轢是以賊君亡國敢爲逆亂又

田狩之義習兵所以衞民取物所以奉先故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盤遊之樂從禽之好敗德荒政病民殄物則古人所戒黃仲炎通說桓四年

蒐狩者因田獵以治兵有國者不能廢也經書蒐狩八豈其適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而止此歟葢得禮者不書書其非禮者也于郎言遠地也于禚言與讐狩也然猶稱公狩見兵權猶在公也自襄昭以來兵權制於三家蒐皆不稱公葢公不得與焉耳又昭八年

周書曰周公作周月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此田祭從夏時之證也杜預云傳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是諸國各有

常狩之處魯狩地大野是也此田獵有常地之說也禮有常時地有常處常事不書書者皆非禮也至其後大夫專國公不復知軍政時田得失更無足議矣趙汸屬辭

時田不書苗獮者夏秋五穀在野其禮略鮮過舉故史不書蒐狩禮備而魯人每假蒐擇之義以治兵講武所書皆非時過禮之事又

魯之兵制襄公以前未聞也至襄公而三軍之名作魯之蒐法昭公以前未聞也至昭公而大蒐之名立襄昭以來兵制壞而蒐狩之制壞魯之公室遂壞豈無故而然邪狩郎犯非禮之戒狩禚忘不天之仇然斯時蒐狩之制未壞也按僖公之頌公徒三萬其人公車千乘其賦在位三十餘年豈蒐狩之禮未嘗一講春秋不書大抵得時與地之故成公以後非三家不帥師乃兵權旁落之漸襄十一年書作三軍昔爲公室有今爲三家有春秋書作不宜作也斯時公室三矣

而猶未也昭五年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公室於是乎四紅之蒐舍中軍之三年也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不知誰爲公室之民豈特失時易地之爲可譏哉陳則通提綱

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然春秋有書治兵大閱者其只講武而不及於獮狩乎有書蒐書狩者其兼及於振旅大閱乎李廉會通莊八年

經書蒐五昭十一年比蒲二十二年昌間定十三年比蒲十四年比蒲皆書大昭八年不書大杜氏以爲經闕也合禮不書非地越禮則書而穀梁以秋蒐爲正公羊謂以罕書以亟書皆非也又昭八年

狩者從禽書公以著其過蒐者耀武言大以見其夸齊履謙說紀

三書蒐於昭公之時兵權在大夫再書蒐於定公之時兵權在陪臣王應麟困學紀聞

書蒐五皆大夫陪臣假大蒐之名陰擇其材力可任者以植私黨而樹兵威春秋蓋傷公室削弱疾臣下恣橫也程公說分紀

先王因獵以講武事不傷乎農不害乎物所以習馳驅之節試擊射之藝非外作禽荒從獸無厭也邱濬大學衍義補

四時之田蒐苗獮狩經止書蒐狩且狩止三蒐止五何也常事則不書也桓狩于郎譏遠也莊及齊人狩于禚譏親仇也蒐教振旅苗教芟舍獮教治兵狩教大閱因田習兵也桓書大閱莊書治兵則急而習兵非因田也素之忘備可知也郎之遠禚之親仇則志在從禽不在習兵也故交譏之也自莊而後田不書於經者六世至昭而季氏專魯取公之軍與二家私分之蒐則私家之耀武更與前之田而失禮者不同書之以著非常之變嚴不臣之誅也御纂直解昭八年

書狩二蒐五大閱治兵各一桓四年春狩于郎非地也六年秋大閱

非時也莊八年春治兵非時非地且不以其事也昭定閒之蒐或時或不時皆以非地書也蓋蒐狩有常地自昭以前非其地者獨郎之狩與治兵耳知然者以大閱得其地則不地也至三桓擅國不獨軍制變而蒐地亦惟其所便而不主故常矣但書蒐者選徒約也曰大者境內畢作也書公者公之私行也不書公者國政也惟及齊人狩于禚則志公忘讐而義不在於狩也治兵亦不地而曰以非地書者前書師次于郎後書師還則治兵于郎不待言矣 方苞通論

傳曰蒐苗獮狩皆於農隙講事所以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晉文大蒐以示禮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則蒐狩之於禮大矣周衰禮制廢壞軍禮尤甚以魯一國言之其始也縱弛忘備强鄰交侵臨時講武淹留異地其繼也權臣僭竊國柄倒持驕武興師征役不息聖人蓋不勝世變之感焉故蒐狩之合禮者皆

不書於桓莊之狩必書公志非時與非地也則其平日之忘備而國威之不振可知矣昭定之蒐不言公則軍非其軍國非其國君若贅旒然其得失無與於公也而魯益不可爲矣顧棟高軍禮表序

狩郎狩禚書公大蒐大閱不書公者蒐閱車馬未必皆因田獵田從禽未必皆閱車馬蓋怠慢之主外作禽荒豈待教戰方始獵也公及齊人狩于禚乃與鄰國共獵必非自教民戰也矢魚于棠非教戰之事爲遊戲斥言公則狩於郎禚亦爲遊戲特書公也大蒐大閱國家常禮非公遊戲例不書公定十四年蒐比蒲邾子來會公公身在蒐而經不書公知其法所不書也以非公之私欲故也孔穎達疏桓六年

書蒐皆在昭定之世見强臣弄兵也然謂蒐不言公者政在三桓則失之大蒐猶大閱桓六年大閱亦不言公春秋惟狩言公餘則否避不辭也若云公大閱公大蒐則不辭惠士奇春秋說○按不書公孔疏及惠說是

按蒐書大何劭公方望溪說是以爲僭者非說詳僭禮門諸說酌删

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者時田冬獵爲狩夏小正戴氏傳○左書時禮也杜注周之春夏之冬也郎非國內狩地故書地○公羊曰田狩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言遠地也舉地名者皆言其非地郎非國內狩地故書地若國內狩地大野是也哀十四年傳曰西狩於大野經不書大野明其得常地故不書耳由此而言則狩于禚狩于紅及比蒲昌間皆非常地也田狩之地須有常者古者天子諸侯必於封內擇隙地爲之僖三十三年傳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是各有常狩之處違其常處則犯害民物故譏之孔疏○郎今之單父魚臺是也地近於宋假狩之名以盤遊於遠也昭九年築郎囿其後遂爲

田獵苑囿之地蓋基於今日之狩趙鵬飛經筌○田狩得時制常事不書此書狩而言于郎則非講武事淫獵於遠爾傳云書時得禮誤也葉夢得左傳讞○蒐閱國事不書公此書公者私意遊畋非以國事出也季本私考○周正月狩之時也其書以非常狩之地也蒐狩不書公國事也此獨書公非以國事出也方苞直解

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簡車馬也○公羊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穀梁閱兵車也○比蒲昌閒皆舉蒐地此不言地蓋在國簡閱未必田獵也孔疏○大閱之禮虞人萊野百步一表以旗致民選車徒命旗物辨鼓鐸會械器三鼓而行三鼓而趨三鼓而走不用命者殺無赦置旌以爲左右和門車徒敘和表貉獲禽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冬事也秋興之非正也劉敞傳○八月大閱譏講武於倉

猝闕也兵不預習武不素治其失見矣李明復集義引謝湜○周禮大閱之禮比三時最盛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蓋當仲冬農功閉隙禽獸盛長取而無擇故也冬行之是也春秋之八月夏之六月盛夏農方居野苗稼方長乃行大閱之禮妨農甚矣孫覺經解

○書大閱治兵各一周制因四時之田教武事春曰振旅夏曰茇舍秋曰治兵冬曰大閱常事史所不書桓公大閱以建未之月莊公治兵於子丑之春與因田習武之義不同故特書胡傳

○寓軍政於田三時法略惟冬狩法詳觀周禮大閱列之屬辭趙汸

振旅茇舍治兵之後則大之爲名比三時獨詳之謂也非僭王而謂之大也季本私考

○農事既畢則不妨民因田而行則不玩武今不因狩而簡車馬非制也不行於夏之冬而行於周之秋不

時也御纂直解○魯桓於積弱之餘能修武備以禦外侮豈不甚善無如其偶嘗之也仲夏教戰名爲茇舍不名爲大閱周之八月卽夏之六月而大閱之名於制不合故傳特解之曰簡車馬也以明此所爲閱但擇車徒蒐廐馬與平時較獵不同毛奇齡傳○何休曰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也按簡閱者爲簿按之周禮所謂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旗鼓兵器者是也先王之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井牧其田野而寄軍令焉居則有戶籍田結行則有尺籍伍符所以使軍實可數卒兩可比然後等列辨少長順而坐作進退之節可習孔廣森公羊通義○大閱及昭八年蒐紅十一年大蒐比蒲公羊傳皆曰簡車徒也按當作大閱者何簡車也徒字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蒐者何簡車徒也當作蒐者何簡徒也車字亦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蓋蒐惟簡徒

大閱惟簡車大蒐則合車徒而並簡之故傳分別言之何注大閱者何簡車也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但言車而不言徒則車下無徒字可知注蒐者何簡徒也但言徒而不言車則徒上無車字可知桓六年昭八年十一年傳並曰蓋以罕書也注曰此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言簡徒當比年爲之昭八年之簡徒非比年也簡車當以三年桓六年之簡車非三年也簡車徒當以五年昭十一年之簡車徒非五年也是以譏其罕也據此則蒐爲簡徒大閱爲簡車大蒐爲簡車徒傳本各自爲義故注本之而爲此說又案李善註魏都賦謝朓登孫權故城詩並引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馬字蓋涉左傳而衍左傳大閱簡車馬也穀梁傳曰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不言徒亦不言馬與公羊古本合王引之經義述聞○伊川以

爲懼鄭畏齊未必然也桓與鄭莊易田結好與齊則新締姻盟齊鄭起師無名而顧汲汲講武於盛暑之候哉葢桓欲庇紀則不得不反顏於新婚之齊欲背齊則不得不渝盟於易田之鄭夫德與力既不足以屈齊鄭而存紀而徒簡車徒習戰陣以冀僥倖一戰之勝以爲謀紀之策耶春秋於會紀于郕之下書大閱著公之閱武爲紀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穀梁曰葢以觀婦人也案經無異文傳自穿鑿陸淳辨疑 ○愚按陸伯冲程積齋駁公羊以罕也解罕字爲春秋罕事故以公羊子語爲謬觀王氏伯申所詁則極有精義不可妄非也

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邱

焚火田也譏盡物故書杜注 ○不言蒐狩者以火田非蒐狩之法而直書其焚以譏盡物也禮記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

是已蟄得火田也周禮羅氏蜡則作羅襦鄭云襦細密之羅此時蟄者畢矣可以羅罔取禽則彼火田者直焚其一叢一聚羅守下風非謂焚其一澤也譏盡物故書也孔疏 ○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皆愛物之意也書焚咸邱所謂焚林而田也胡傳 ○焚咸邱淫獵之過也古者誅不逐奔追不越防劉敞傳 ○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云焚咸邱如盡焚其地見其廣甚程子經說 ○古者將有田事則焚萊故禮記曰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今建丑之月而焚咸丘何哉高閌集注 ○焚林而田明年無田竭澤而漁明年無漁故春秋書焚咸邱惡盡物也黃仲炎通說 ○蒐狩之制講禮非尚殺也訓軍非盡物也淫獵則殺不以禮而物盡故譏之直解御纂 ○劉氏辨公羊說見

地名門

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於本國而非狩地且譏況越境而與讐人狩乎禚卽二年姜氏與齊侯所會之地也莊公於是乎無羞惡之心矣（吳澂纂言）

莊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治兵（治公作祠）

公羊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爲久也○穀梁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異義公羊說祠五兵矛戟劍楯弓矢及蚩尤造兵者左氏說爲授兵于廟駁云以治爲祠公羊字誤周司馬職治兵乃習戰非授兵于廟又無祠五兵之禮（鄭元駁五經異義）○治兵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春而治兵兵不時也治兵以俟陳蔡也何以不言地國中則不言地何以不言公國中則不言公（劉敞傳）

○左氏曰治兵於廟禮也非也秋治兵春振旅今以春治兵非時非禮矣又言於廟夫廟中嚴矣非治兵之地也又權衡○此治兵于郎也倏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弃善之也譏黷武也胡傳○周官大司馬秋教治兵因田以講武事也左氏載臧僖伯之辭既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又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此蓋大比會六鄉四郊之吏平敎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者若左氏載楚子文治兵於睽則將以圍宋也子庚帥師治兵於汾則將以伐晉也晉侯蒐於緜上以治兵則以命諸將也有事乃治兵非禮矣葉夢得傳○劉氏譏廟中非治兵之所按孔疏云治兵於廟者告於廟習於巷也但傳終未盡朱鶴齡讀左日鈔○先矢郎而後治兵明師在郎不在廟左謂治兵于

廟非也徐庭垣管窺○此爲治兵於郎無疑受齊命而出齊師愆期陳蔡變約而不敢歸暴師露宿役久不用不得已而申明約束訓齊之其事齊可謂謹而畏矣使削而不書則未知上之次郎爲會伐郕而下之及齊師圍郕或疑其旣歸而再出師矣張自超宗朱辨義○左氏以爲授兵于廟公羊以治爲祠何注祠兵有二義一祠兵器二殺牲饗士卒鄭駁異義曰周禮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是習戰非授兵於廟又無祠五兵之禮祠是字誤按左氏穀梁周禮爾雅皆作治兵公羊作祠聲近之誤也詩采芑鄭箋引公羊已改治字臧琳經義雜記趙坦春秋異文箋

昭八年秋蒐于紅

左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公羊蒐者何簡車徒也○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闕文杜注○穀梁曰正也按蒐春

事而秋興之非正也孫傳誤以蒐為秋事葉夢得穀梁傳讞○蒐狩不
書必違禮而後書於是舍中軍四分公室蒐于紅革車千乘皆
三家之師也陳傅良後傳○此著季氏挾兵權也是時兵皆季氏之
兵將皆季氏之將自是迄定哀四書蒐皆著季氏專國以為譏
春事而秋興者淺矣家鉉翁詳說○孫氏以書蒐為三桓僭行之書
大蒐為公與者未必然也如十一年之蒐比蒲敬歸甍未逾月
必非公之親與矣諸儒又以狩書公蒐不書公皆三桓僭行而
公不與者亦不盡然也如定十四年蒐比蒲而邾子來會則明
為公與矣此不書公與桓六年大閱之不書公同若以為昭定
之間軍政不在公故不書公然則桓之世豈軍政不在公而大
閱不書公耶張自超宗朱辨義○五書蒐皆在昭定之世豈前此皆不
蒐邪蓋蒐狩必在近郊之地得其地則不書昭定之世三桓擅

國四分公室各有分地往往就其私邑所近之處以閱其軍實故于紅于昌間于比蒲皆惟三家之所便書以著其專兵且非地也葉西究遺○周禮賈疏云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皆出於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偏境出軍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案此是諸侯偏境出車始有千乘自根牟至於商衛正是盡魯東西之境馬宗璉春秋左傳補注○三家耀武也傳寫大蒐之盛只十一字具見自東徂西旁握相觸車突馬馳獵獵有聲然極熱鬧御極裊颯仔細一想覺一邱一賦一車一卒皆非公有十一字字字傳太息之聲姜炳璋讀左傳義

昭十一年夏五月大蒐于比蒲

左非禮也○蒐春田也五月不時時又有夫人之喪孫復尊王發微○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慼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胡傳○蒐言大大比之禮也古者寓兵於農自五家之比爲閭爲族爲黨爲州而六鄉立焉自五人之伍爲卒爲兩爲旅爲師而六軍立焉四時之田以習武事者合兵與農而校其夫家之衆寡均土地閱老幼至於貢賦車輦無不盡治則三歲一修之曰大比常時不書此何以書季氏之爲也魯自作三軍三分公室取二至舍中軍四分公室而盡征之兵民之權盡在於季氏矣葉夢得傳○諸家皆以大蒐爲越禮木訥曰非也大閱大蒐皆田獵敎兵之名天子諸侯所同特論其所以蒐之故蓋三家數軍實以傾民心非爲田獵也黃震日鈔

昭二十二年春大蒐于昌間

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爲書不時今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公書蒐主刺大夫盛彊公失其政兵戎是講而禮防不與也張洽集註引許翰○許說得之穀梁以秋蒐爲正者非李廉會通○二葉說見上

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

囿所以養禽獸待畋獵也築囿蛇淵今乃蒐於比蒲則囿何爲哉魯既叛晉而三桓日懼人之圖己故數蒐焉高閌集注○三家分軍私斂蒐閱軍實以自固也非時非制不足言也程端學本義引趙與權

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

說見上條

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

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桓四年狩郎莊四年狩禚公親行皆書公狩此葢是虞人賤官修常職公卿不行故不書狩者此狩常事本不合書書之爲獲麟故也大野之澤在魯國之西故言西狩孔疏○凡狩書地志非其地今曰西狩狩於魯圃爾魯圃曰大野在魯之西舉西狩則知其在大野矣趙鵬飛經筌○得其地故不地郝懿行說畧○按穀梁云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也非也○穀梁曰引取之也葢解獲字之義注謂麟爲孔子來魯引而取之不與魯之詞果爾則孔子將爭此瑞以爲已有乎何以爲孔子吳浩穀梁義疑○獲麟堆在山東濟甯州嘉祥縣西二十五里春秋哀公十四年西狩大野獲麟宗國都城記云鉅野縣東十一里澤中有土臺廣輪四十五步俗謂之獲麟堆今在縣境屬曹州府案鉅野縣今屬曹州府 鉅野澤在鉅野

縣東五里志云澤東西百里南北三百里亦曰大野禹貢大野既豬周禮職方其澤藪曰大野爾雅十藪魯有大野是也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

○書告糴不言如諱之若私行公穀說辨不稱使譏魯無蓄譏臧孫私行辨

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

左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公羊告糴者何請糴也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穀梁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不正古者稅十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國語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

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於敝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大荒君親巡方卿參告糴餘子倅運民不藏糧曰有匡逸周書糴匡解○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於糴故不曰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故云如楚乞師儀禮聘禮疏引服虔注○國以食爲本爲國而至於告糴危道也書告糴危之也水旱之變天時所不免也先王豫防以待其變故雖水旱而不能爲患也無水旱螽螟而至於告糴則魯之不善爲國可知古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用地小大視年豐耗量入以

爲出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豈有告糴之困哉李明復集義引謝湜○先王之于民制爲常產敎之稼穡旣足以生養而有餘慮天時之無常則又爲之委積其有不足者則補助行焉其有災患則荒政行焉荒政之目不一大抵損上益下上以厚下安宅而已委積以待旣濟之思患預防也平頒興積移民通財謙之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也緩刑解之赦過宥罪也眚禮蕃樂節之制數度議德行也除盜賊噬嗑之明罰勅法也遊而以休豫而以助豫之順以動也索鬼神困之利用祭祀也一物而衆皆備其委積補助荒政之法猷然梁王移粟自謂盡心而孟子以爲五十步笑百步何也蓋先王以非地爲常法以荒政爲非常之備委積補助者荒政之條目皆助常法之所不及也廢其常法而恃其助法非益之有孚惠心也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

○經書王臣來求金則有求於我也書如楚乞師則有求於彼也今外傳紀如齊告糴而春秋變文曰告糴于齊所以著魯請糴之急不書齊人歸粟者春秋記約而志詳復書歸粟則辭費矣葵邱五禁曰無遏糴齊桓救災恤患之心已兆於此汪克寬纂疏

○大無麥禾已見德之不修而不能召和矣然古人初不敢必於天每預爲儲蓄以待之恃吾之有政而不恃天也今一年歲不熟而無以粒民若不遇齊桓則魯民必轉死溝壑矣不言如齊告糴其急不可緩之辭譏其君臣政事不修遇變苟且非所以爲國也張洽集注

○公穀皆譏國無蓄聚告糴爲不正夫國無蓄聚此其平時之過就事而論歲已饑矣不外糴何以救民臧孫此行謂之急病可也若以爲不正則將坐視民轉溝洫而莫恤乎萬斯大隨筆

○周書糴匡解大荒君親巡方卿參告糴故外傳臧

文仲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凡稱禮皆周制也惠棟補注○按周禮大司徒職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小行人職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不聞有告糴之禮也外傳稱爲古制其始於西周之衰乎逸周書大荒卿參告糴亦記衰周之制沈彤春秋左傳小疏○自內言之則曰告糴于齊自外言之則曰歸粟于蔡定五年之歸粟也蔡人來告糴可知春秋惟書歸而不書告猶莊二十八年之告糴也齊人來歸粟可知春秋惟書告而不書歸此內外異辭之義也惠士奇春秋說○春秋書內災多矣未有書告糴者此書告糴以著莊奢侈極臺池園囿之觀而國實空虛全不知恤也若臧孫辰亦見其爲國卿不能遏君之欲又不能通國之用至不得已乞憐鄰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國饑告糴禮也不稱使內大夫出例不言使也先儒以爲臧孫之私行又以譏魯之

不務本而重告者非也牛運震傳○按公穀云不言如諱之使若大夫私行非也服氏義精

○書肆大眚公羊忌省說穀梁嫌葬文姜說辨

莊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緩也眚過也緩縱大過是赦有罪也大罪猶赦則小罪亦赦可知猶今赦書大辟罪以下皆原免也孔疏○舜典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肆緩也眚過也災害也賊殺也言過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非故當緩赦之小則恕之大則宥之上言流宥贖刑是也怙恃姦詐無心改悔當刑殺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上言典刑及鞭扑是也又尚書疏○赦者小利而大害也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久而不勝其福管子○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

之礪石又曰惠者民之仇讐法者民之父母吳漢遺言惟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所宜豈可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北周書尉遲運傳○肆大眚者罪惡無不赦之辭也亂法易常者也孫復尊王發微○舜典曰眚災肆赦易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未聞肆大眚也肆大眚者元惡大憝俱赦也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爲政數行恩宥惠姦宄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誤於此胡傳本常山劉氏○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堯舜三代之法不可偏廢者後世兩失之偏慘刻者不復察其情舉過失而盡刑誅之及姑息之過反取大罪極惡而例之於眚災肆赦之例皆非也張洽集注○書言眚

災古者謂視不明爲眚日月之災爲眚眚者不幸誤底於辟周官三宥所謂過失者也災者因天災而有犯若凶歲之盜賊迫不得已周官荒政十有二所謂緩刑者也後世亦有天變而赦天下者爲眚則肆之災則赦之二者不相兼也康誥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及厥辜時乃不可殺此先王肆眚之道也葉夢得春秋考○或問災自外來眚自內作是否曰只是一般微不同耳災是生於彼者眚是過誤致然朱子語類○唐虞三代之赦或以情可矜或以事可疑或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然後赦之蓋臨時隨事爲之斟酌所謂議事以制者也至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淺深罪之輕重凡所犯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盜賊及作姦犯科者不詰於是爲長姦之

門矣馬端臨文獻通考○肆赦也眚過也春秋不書肆眚而書肆大眚是赦者聖人所不廢也特用於疑誤與夫小過焉肆大眚則是重辟皆赦之失刑甚矣故聖人惡之而書也若夫罪疑過小而執必不赦之與此申韓之術非聖人忠厚意也爲政者當知春秋不書肆眚而書肆大眚則深譏姑息之弊可以兩戒矣黃仲炎通說○眚可赦而大眚不可赦聖人雖至仁然赦人之罪亦必有所剸量於其間不一概也書肆大眚譏惠姦佚罰也吳澂纂言○孔子語仲弓曰赦小過尚寬政也作春秋曰肆大眚譏失刑也寬嚴無常視其大小輕重以爲衡期於得中而已書曰咸中有慶御纂直解○穀梁傳云肆失也失古佚字佚與逸同謂逸囚也惠棟九古義○易大象言刑獄者凡六旅則愼而不留賁則明而不折豐則致之以刑噬嗑則勑之以法其用之而不敢遽用與不忍終

用者惟見之中孚與解中孚辭曰議獄緩死解之辭曰赦過宥
罪雖然議而緩之其詳其慎自不失矜恤之意若夫數行赦宥
則王法弛而猾賊且公然扞網聖人用情以佐法之窮後乃至
玩法而情窮於莫可用未始非赦詔之屢頒誤之也舜典眚災
肆赦謂過而遇災則赦之以示仁而未嘗稽其刑於四凶大禹
謨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而防風後至之戮有扈不道之誅在所
不宥秋官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亦惟遺忘過誤老弱蠢愚耳
非謂殺人者可赦也禮曰疑獄訊問與衆共之衆疑赦之疑則
有寬故赦而不疑者不赦也春秋肆大眚范甯以爲非經國常
制至秦并諸侯始曰大赦天下由漢以來皆有赦遂爲常制若
大赦雖曠歲一舉然盡天下之囚而頓釋之其中豈無豪健如
出柙之虎大肆搏噬莫可更制是朝廷邀市惠之虚名小民受

縱姦之實禍也故刑罪當省當慎而決不當赦唐太宗謂侍臣曰小仁者大仁之賊故不甚放赦吳漢疾篤光武問所欲言對曰惟願慎無赦而已觀此則赦之為害可知是故唐虞三代之赦宥特於過誤之小刑罰之疑者用之而未嘗及於大眚王符有言今日賊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是也皇朝經世文編汪价赦罪論

經云肆大眚而公羊謂之忌省其文其理不可訓解不足辨矣穀梁曰為嫌天子之葬也范注言文姜罪應誅絕不當葬若不赦除眾惡而書葬為嫌天子許之明須赦而後得葬也文姜存時莫之討死後反誅絕之乎此以連下葬我小君文姜立義故生穿鑿不知赦自赦葬自葬本二事也參劉敞趙臣顧棟高

卷二十七補

田賦論

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饑用不足有若對以盍徹是乃用之盈虛在於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

陸贄翰苑集

賦斂於民古人貴其損之而不貴其益春秋書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以爲益之不已則勢窮力弊必至於變故錄其事以爲後世戒易之剝始於下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剝也上取下悉其勢既極其象爲剝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莩用其三

而父子離盍民心積窮不知所出漸爲離散以至剝落　孔文仲清江集對策

邱甲軍制論

井田出車之制周官無明文解者引司馬法以附合之而司馬法之文有二其一曰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鄭氏注小司徒所引小雅甫田箋亦用之者也其一曰四邑爲邱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此服虔注左傳所引見于小雅信南山正義者也秦氏五禮通考曰爲通爲成云云通治溝洫者而言爲甸爲邱云云據實出稅者而言兩者互相明實即一法蔣子曰司馬法

之法皆春秋時霸國之法非周法也魯作邱甲邱始出甲晉作州兵州始出兵而晉之十家九縣長轂九百見于昭公五年傳者約二井半而出一乘其爲病民之政非王者之法尤明矣且其數與周官之制斷不能合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在民謂之比閭族黨州鄉在兵卽謂之伍兩卒旅師軍其法皆以伍起數二伍聯之五伍聚之並不以九夫十夫爲率至一乘七十五人之說尤不可通何也一甸六十四井也七十五人出于六十四井中不知合若干家共出一人如以十六井出十八人計之則六十四井實出七十二步卒而甲士三人又不知分于何井況周制千乘之國以三萬七千五百人爲二軍如一軍七十五人則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矣不上僭于天子之六軍乎儒者但以其出司馬法而据之以言周制而不詳加推勘也司馬法本穰苴所傳苴爲齊閔王將其書多用齊法而稍變

之其曰乘馬之法卽管子之乘馬也管子曰方六里爲一乘之地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穰苴因之衍爲二法一曰一車三十人一曰一車七十五人其一車三十人本於管子之白徒三十人而一車七十五人實本管子之一車五十人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者戰車也革車者載器械財貨衣裝之車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言馳車又曰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此言革車一車七十五人一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是仍卽管子之一車五十人而稍變之也故曰司馬法乃春秋時霸國之法非周法也然則周制一車幾何人曰一車二十五人也二十五人者一兩之數也詩召南百兩御之毛傳以百兩爲百乘是一乘可稱一兩兩者軍制五五之名五五二十五人共一車故五五爲兩一車亦稱

一兩也魯頌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康成答臨碩以三萬爲舉大數言之蓋魯爲次國只有二軍二萬五千人而詩言三萬故以爲舉大數襄公十一年始作三軍僖公時只有二軍以二萬五千人分此公車千乘是一車二十五人之明證也楚莊王與晉戰于邲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是楚之兵制亦以二十五人爲一車申公巫臣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是晉之兵制亦以二十五人爲一車未有一車三十人一車七十五人者後儒解左氏傳無不引司馬法之制以說晉楚故謂一車七十五人之外復有二十五人之兩以附于偏卒是皆以司馬法之制爲周之制而不知其爲齊制也晉楚之兵制改變不知凡幾而五五爲兩之名尚在則一車二十五人之實自存不皆可以爲周制一乘之證乎一車二十五人以一人爲甲士以二十四人爲步卒步卒領于甲士此卽魯成公時邱甲之法之所自出司馬法所

謂一車七十五人者卽邱甲之法也七十五人乃三兩之數三其二十四爲七十二步卒三甲士領之合爲七十五人其與周制不同者周制以二十五人爲一車齊制以七十五人爲一車復有革車二十五人是以百人而用二車比于周制百人四車者爲輕捷凡霸國之法皆嫌周制之繁重而變易之者也夫先王治民之要數始於五而成於十溝洫之制以一爲十以十爲百以百爲千正與比閭族黨之制相成入則聯室比居出則同力合作以養以敎以戰以守田稅軍賦操簡而易行若以邱甸之法臨之則配割紛紜出則爲九爲入入則爲十爲五長佐不常號令難一豈非亂政孔疏於書牧誓禮坊記春秋成元年皆謂徵課出兵之數與臨陣對敵之數不同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之人不必還屬本車說甚巧而無據由不知二法之不能合一且不知其非周制耳周之井田卽爲

兵田兵田但出人出餱糧而不出馬牛車輦干戈弓矢夏官馬質掌戎馬是馬不出自民間也地官牛人共兵車之牛是牛不出自民間也春官車僕掌戎車之倅是車輦不出自民間也夏官司兵掌五兵以待軍事司戈盾掌軍旅之戈盾司弓矢掌頒師役之弓弩是干戈弓矢不出自民間也縣師曰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令其車人之卒伍使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此與遂人之簡兵器鄰長之帥兵革里宰之比兵器稍人之同輂輦蓋皆東周以後之變制非西周以上之本制也春秋列國兵政紛紛改置而王室衰微財用不給必亦有如列國之變制者即如比閭族黨以五起數而井邑邱甸又以四起數即小司徒一職已二法不可相通況出人出車之數之不一者邪蔣湘南七經樓文鈔○按此論司馬法非古車甲非出民間與前方顧說可參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七終